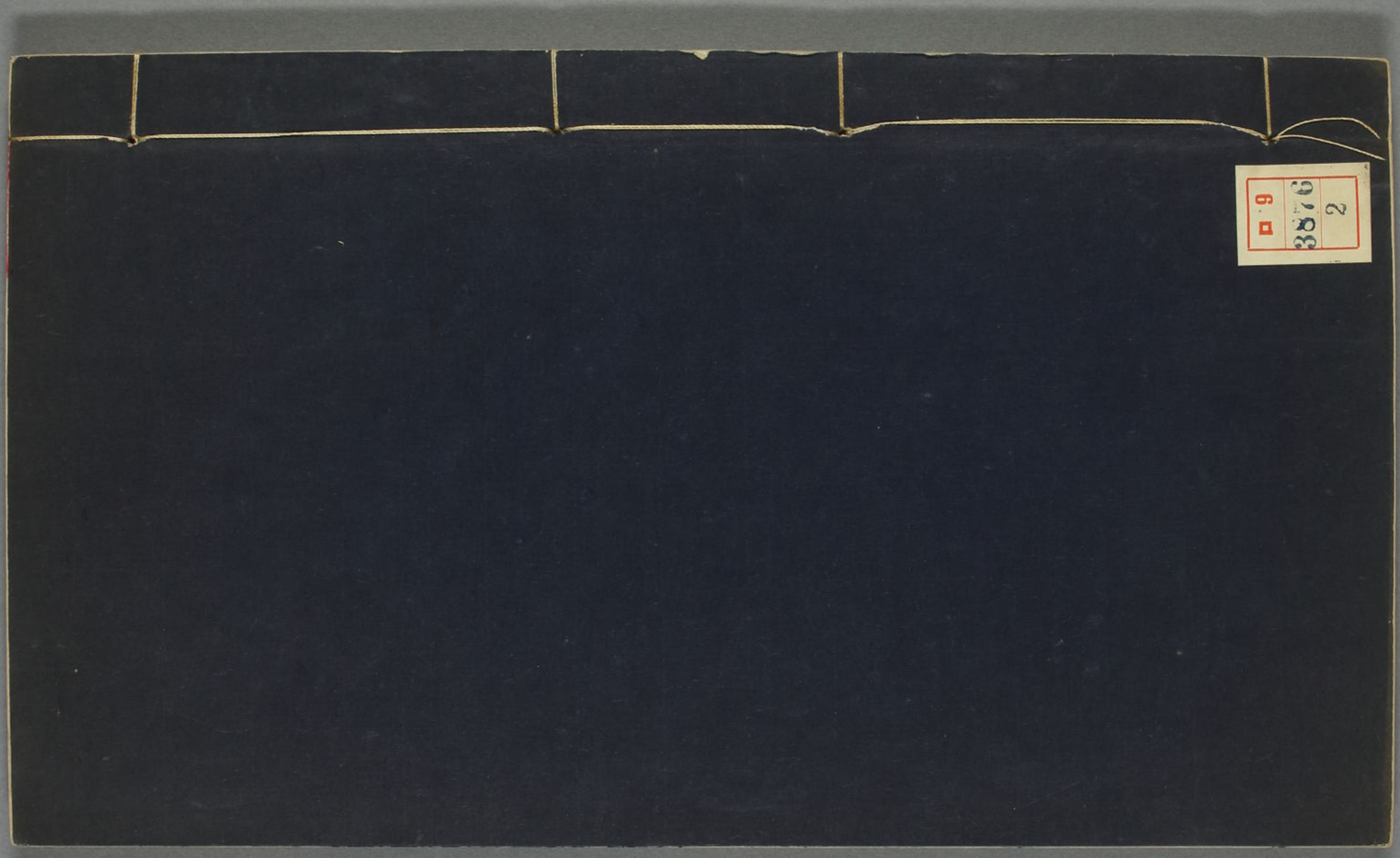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藏書

門 口9
號 3876
卷 2

# 彙纂功過格第二卷

## 妻妾

盡倫之四 總論 訓婦女者。首曰必敬必戒。無違夫子。故感應篇特垂女不孝順。不敬其夫之戒。要其所以不敬順者。雖女子質性之。劣亦由。男子有以養成之。語云教婦初來。教子幼孩。凡爲丈夫者。須先事事諭之以理。不可溺於牀笫之愛。尤不可輕信其言。禮義與情愛兼至。加以勸行。化導雖極頑劣者。久之德性自純。若其始不慎。方正一失。其終必倍費力矣。

### 一功 隨事以禮義化誘使克全婦德一事一功 微事 漢張湛於嚴好禮居處必自修整。毎過妻子必講說禮訓及前言往行以教誨之。相對若君臣。故其妻子亦交相勉飭。有聲鄉



早稲田大學圖書館
昭26.6.6 受
藏書

宣光武朝拜
太子太傅

十功 嫡庶正體統

五十功 勸化孝公姑和妯娌 增註

大端故復揭出 俟事

此已在上條隨事化誘內特以二者爲婦道之
文安縣民娶婦美而悍於事姑
夫歸必泣訴姑變虐之苦夫漫置不聞一夕恨怒不
已夫出利刃示婦說云汝每訴姑暴虐行此何如婦
默不荅夫曰汝且謹事一月今四鄰知汝對姑虐然
後密行婦如言幾一月夫復乘醉取刀玩於燈下呼
婦曰姑日來視汝若何婦曰非前比也又一月復扣
刀問之婦曰姑今日與我甚好前日事慎勿作夫握
刀怒視之因大慟曰人生父母之恩殺身莫報娶婦

正爲奉舅姑長子息耳我每察汝不能承順我毋乃
反令我爲大逆我造此刀實欲斷汝首以快吾毋之
心姑待汝改過承顏盡爲婦之道表吾毋
待汝之心知曲不在毋而安我刃也婦戰懼泣拜
曰幸怒我死當畢此生承順不敢少懈久之乃許其
後婦姑交睦播於鄉黨夫人情之變莫甚此婦姑之
間也爲姑者至於殺其姑而罔恤則稟質之殘忍
爲何如爲婦者至於殺其姑而罔恤則平日之暴虐
爲何如爲姑者至於殺其婦而不大難爲情乎乃以衝處
之今婦耐情以承順而姑遂變其暴虐之習則天下
無不愛子之父母可知矣姑變其暴虐之習而婦亦
遂樂事其姑則天下無不愛親之人子可知矣人性
本善往往以氣質縱任遂致失其本然如此姑婦之
間不幾各論於大惡乎一轉而各爲大善聖賢垂訓

首重忍字。古來感以此爲處家庭要訣。上下之間。貴乎各盡。而不能忍耐之惡。則尤嚴於在下者。敢以此事告天下之婦女。尤欲以此事告天下之化婦女者。◎夫婦相敬如賓無一間言無一失體經一年爲五十功。發明無失體。自我爲之。無間言。必化導之使然。非積德累仁。無少愧於妻子者。其能之乎。徵事孟子既娶將入室。見婦袒而居。不悅。欲去之。母召而責之曰。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廣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警衆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之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已遠乎。嗟乎。如孟母之教。則無失體固已。抑尤可以無間言。其所謂持之以莊而又待之以恕者歟。佩斯訓也。於斯條何有。



百功富貴娶原聘殘疾女。徵事鄭叔逾幼時。父母聘夏氏女爲婚。及長登第。而女病聾。其伯叔欲別擇。叔逾堅不可。曰此女某不娶。將何所歸。且先人有約。豈可違背以傷倫理。若無恙而完婚。因疾而遂棄。豈人情乎。遂娶之。叔逾官至朝奉大夫。夏氏生子亦貴顯。○河南襄城縣靳尚書夫人。村家女也。幼時許婚。後女喪明。適公年十八入泮。名聲鵲起。村家自揣非配。懇媒求絕。父母許之。公獨不允。諫曰。婚姻事出天定。因失明而我棄之。誰與婚者。背盟失信。我不爲也。逾年公聯捷官至一品。夫人目復明。嘻奇矣哉。附錄受室顧自念孱弱。欲其父更舉子。以爲宗祧計。請於母。母語次魯次魯曰。貧家有子足矣。安用多爲。母子乃私謀衣飾餘贏。置一妾。此入門。羸然病婦。遂延醫

治之。病氣已劇。僉云不治。但亟賣猶可得值。母子深自悔責。令原媒改遣。議已成。次魯知之。曰。既爲人。且此妾在我家。猶可望生一出我門。萬無生理。所得不過十金。安忍棄之。竟留其妾。其實以告買者。還其直而去。妾自是病日愈。平復如舊。旋舉一子。里閭咸謂陰德之報。◎不幸喪

**賢耦。既已有子。終身不忍再娶。** 敘事

曾子喪妻。終身不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漢王吉之子駿爲少府。喪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曾元。亦何敢娶。魏管寧妻卒。親故勸其再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違本心哉。愚按力能再娶。不忍爲之。揆常情以從天理。非賢者不能

爲。疑百功不足盡之也。

**百過身爲不可訓之事。致妻妾無所敬畏。夫綱不行。** 發明

與善堂格云。夫綱振立。刑于有道。使室人凡事敬順。詿謂情欲之感。無分乎儀容。宴私之意。不形于動靜。則刑于不難矣。語云。妻妾乃屋漏之史官。愼之哉。 附錄 于靜之曰。人但知口中有劍。不知枕裏藏刀。牀蓐間詬浪不根之語。一入婦人之耳。彼執爲終身欄柄。欺壓凌制。有所由來。乃知閨闥中自有畏途禍門。不弟在外人齒頰也。 ◎**容任不孝公姑。** 發明

大不孝之人。即在已身父母乎。感應篇曰。失禮於舅姑。謂細微節目處也。爲夫者容任其婦。理或有之。此云不孝。大約指失

禮言。如失敬失養。出言不婉等類。蓋不可謂非不孝也。○施愚山曰。貧家甘旨難得。每私啖其兒女。不奉舅姑。或姑媳同操井臼。起坐授受。等於婢僕。妾起晝眠。一切飲食。不親調饋。視其舅姑如過客。此皆謂之失禮出於禮。則入於刑矣。況忤逆悍悖。有不立受天誅者乎。此惟在男子躬行化導。失禮微愆。實男子之過。而不可專責婦人也。**徵事** 唐李逈秀母少賤。妻嘗詈媵婢。母聞不悅。逈秀即時出之。或問何遽如此。荅曰。娶婦欲事姑耳。今乃違忤顏色。安敢留也。所居堂庑芝草大乳鄰猫。中宗以為孝感。旌表門閭。嗟乎。人誠知娶婦所以事姑。亦何至於任其不孝也。○張汝明入太學。司業黃隱欲以女妻之。再四辭。問之。曰。家世貧難以承公美意。黃曰。吾豈以貧富為嫌。張曰。公即諉其貧。不以禮責。顧居家常計。不可不早策於心。黃曰。吾亦籌之矣。并可不貽汝內顧之憂。張謝曰。誠荷公德。雖然。娶妻以養親也。公女生長富貴。萬一不善順承。無以得親心。實某所難處。以是輾轉籌度。不敢仰承。隱嗟嘆歎其女。必修婦道。然後受。◎**閨範不謹。附錄** 沈龍江先生論閨家之道。有云。禮稱女子出。擁蔽其面。已嫁而反。則兄弟勿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而叔嫂不通問。其嚴若此。昔魯敬姜年老矣。而季康子其姪孫也。相見與言。皆不踰閾。君子曰知禮。今人家婦女。有託在肺腑至親。而男婦同席。笑語一堂者。俱非美俗。閨家者宜以是為切戒。○孝經有閨門章。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方弘靜曰。居室必辨內外。須門內不聞嘻笑聲。男女左右。豈惟道路當然。蓬蓽之間。容膝之室。此禮烏可紊也。◎富

## 貴後耽溺私寵忘糟糠妻。徵事

杭人鄭和性淫，初甚愛妻，後娶美妾，遂棄其妻。妻臀病而死，竟不一顧，和亦尋死，同邑有女沈翠英赴陰復甦，見和在轉輪司，身無寸衣，受箠割苦，牌上寫鄭和多淫嫌妻戀妾，地獄罪滿，押赴嶽州陸家作母彘。○裴章河東人，父裴胄曾鎮荊門，軍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為曇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過於其父。弱冠父為娶李氏女，章從職太原，棄其妻於洛中，過門不入，別有所娶。李氏自感薄命，常渴衣髮髻，讀佛書蔬食，又十年，曇照至太原，章從曇照敘舊，照驚吁久之，謂曰：貧道數十年前，嘗語郎君必貴，今削盡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啓之，照曰：夫人生魂訴上帝，以罪處君，奈何？後數日，為其下以刀劃腹於浴，剖五臟墮地，遂死。○顏光裘曰：人生莫作婦人身，百般苦樂向他人。彼其離親別愛，生死隨人，所主惟一夫耳。饑不獨食，寒不獨衣，舍其父母而父母我，一遇遠旅之商，遊學之士，孤房獨宿，寒夜鐵衾，豈易受哉？我則薄倖，委身外舍，鍾情花柳，傲弄如狂，而或一旦知過，姬侍滿前，罔念結髮，恐懼與汝安樂棄余，可嗟何待人以不恕也。○唐太宗欲以女妻尉遲敬德，敬德曰：臣妻雖陋，相與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之所願也。上乃止。○張文節夫人，聖節入朝，莊獻太后見其二婢陋甚，因命夫人為別置少者，夫人如戒文節既見，指二老婢曰：此皆久在左右，若逐出之，則無所歸矣，如二妹者，今皆未笄，嫁與少年，前程未可量，若使守一老翁，何益於事，即日嫁之，夫妾婢間，且不肯以新舊易心，何況結髮婦也，盛德之與薄情，真霄淵之別矣。

按功過格於此條只擧過不記功意以不忘糟糠據固情之大常也然豈無廹於勢而不自持者於此能守正不移則其功非小矣應准朋友條不須一素娈同論

## 五十過 縱妾婢抗正室◎縱正室不仁愛前妻子女。增註

此條與上一條蓋指可恕者言不指凌虐也世宏有縱妾婢凌虐正室之人即有其人亦不得以人目之矣功過格安所庸其責備歟若夫繼室之凌虐前妻子女爲之夫者睚情而受制焉因以縱其肆惡而付之無可如何世如此者蓋不少也格中似宜於此剖明各異白文闕如旁註復畧愚意當准末條縱虐婢妾與自爲者同論雖然格之誡諭則既詳矣曰不留意勸化曰聞言不察曰受制於內曰不正言禁阻誠一一稟守其言則容任殘虐子女必無是過矣亦何妨於闕之也哉◎嫌妻色醜不睦

## 未嘗有過薄情不睦者同。徵事劉庭式本田家鄰翁有女約與爲婚契濶數年登第翁已死女復雙瞽家極困窮庭式使人申前好女家堅辭庭式曰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女疾而背之乎卒娶之閨門雍睦生二子及卒哭之慟踰年而哀不衰遂不復娶蘇軾時爲州守問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足下哀何從生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已招而心挑者皆可以爲妻耶軾深感其言後二子皆登第嫌妻色醜者盍鑒焉又閩士李元應試道過衢州店及至主人敬待甚優且告以夢李甚喜夜思妻貌陋

甚作夫人適增醜若何得二美者既去主人復夢神曰此生功名未遂便思棄妻三尸神已錄其過上奏天曹名不成矣生子第而歸主人又以夢告之驚愧而去夫易妻之罪自有王法人或不敢棄妻之念未識陰條人恒有之一舉念間即遭天譴則凡顯著其薄情者似宜不止於五十過也。◎不敬愛

## 正室父母兄弟薄待妾婢父母者減半論 增註

此條非必謂侮慢刻薄大遠人情也。恩繹苟其意念漠然有文無實即是於妻妾面上寡恩少義按伯叔條親友條及交接條凡失敬失愛者記過之端詳矣於此復舉列焉專為待妻妾而加其責備也。 徵事 劉師文寧波人流落蜀中大姓楊翁奇之納為婿翁亡後家業日消劉欲歸家就試婦從間壁窺見其兄手持一券意甚不樂往問其故對曰妹丈將



歸昔父命贖田四十畝奈年來消耗盡今貨栖房僅得其半吾不能遵遺命是以不樂耳劉聞之謝曰豈有為人婿而甘令其子賣屋以相畀者急索券焚之瓢然挈妻以歸未幾登第時周給之且為多方培植致富每語夫人曰若兄奩產以遵父命我雖不受心甚感之必俾之饒樂無憂乃以安婦翁於地下劉後官至侍郎薄於妻族者盡觀此。◎粗暴不能涵容卒成乖傷 參明 欲家庭之整齊道惟嚴於正身而又當因端善誘日漸月漬薰蒸浸漬之既久有不期而化者若不揆事情動輒詬詈必為頑鈍為怨懟為離絕家庭之變有不可言者雖罪在婦人而養之無方處之無術為丈夫者正不能免於責備也。 徵事 陳邦佐以妻不協於母欲出之其友唐一菴諫曰人情喜怒不常豈以一失毋

心。便爲棄婦。他。日。毋。追念。時。汝。惻。何及。此。時。口。宜。委曲。調停。耳。未幾。姑婦果相協。那。佐。幸。其妻甘貧。堅守其節。夫不協於母。尚當委曲調停。不可激烈。則夫薄故小失。不當輒加詬責。明矣。處家庭間。委曲兩字。可無熟念哉。

或問。於程子曰。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緩修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此狗蒸梨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此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耳。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教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個含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此意否。曰。是也。

## 三十過 歡愛過情不留意勸化 發明

程子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禮。此常理也。若狗情肆欲。惟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徐尚公曰。世人動言婦女寡識。性格難轉。姑且由他。省於費氣。是。正。所爲養安樂禍者。也。夫身爲家主。家之中。事無巨細。咸當有以整齊之。乃可以成家而無敗德。妻室所以爲我內助者。先不能整齊其妻。則所云齊家者。

更何能齊之有蓋凡戶內事。男子之關心者少。婦人之經理者多。苟妻室而不合於道。將逐處皆滋過端。父母失順。兄弟寡歡。親友不洽。子女乏教。婢僕離心。倫誼乖傷。綱紀廢墜。家且不成。其家。率由一人之爲禍敗也。謂可塞聰掩明而聽之乎。夫有夫有婦而成家。不念其爲共理家政之人。而恬然欲等諸贅疣有是理哉。致令任性而行。爲話邦族。既以累己終身。抑亦可謂不愛其室矣。○易經曰。家人利女貞。傳曰。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可見妻室之關繫一家者甚重也。堅人一言。照徹古今。家人情事。世之人未有甘心於家道之不正者。則所以訓率其妻者。其容不留意乎。然惟不狃于歡愛斯能之。◎

## 得已必置側室使夫婦成嫌隙。因而薄情者。另記過

**增註** 按色慾條有子娶妾爲三十過惡。其不能制慾。此條之過。則惡其不能處家。各有所主也。無嫌隙者。但記彼過勢難容而強爲者。兼記此過。此功過格條例之密也。必欲與強即流爲薄待。著卒不能強。而遺其妾以不得所。則又有殘虐婢妾同自犯以論過矣。非薄於妻。即薄於妾。總有無窮之過。身不修而家不齊。禍無大於此者。故君子之自責切不可輕犯此條也 **徵事** 明賈御史某幼聘魏處士女。逾笄而女贅處士將返幣焉。御史急娶之。魏孺人日請御史置妾。御史不可。時御史有兄爲戶部納寵京師。孺人請益力。御史復不可。生子薦翁冠登第。○雲間錢璧字伯全。爲人端重清慎。語不傷氣。嘗納一女鬟。風姿秀雅。性格馴順。室人勸先生留爲側室。先生正色荅曰。我之置此。欲以侍巾櫛耳。豈有他意。汝乃反欲敗我德耶。其資嫁之。申至治壬

申進士後學多師事焉賢者之風如此誌其事以愧天下之強欲置妾者。◎喪耦服未滿。

卽再婚。并功服未滿者加倍。發明白香山詩曰人言夫婦親義合如一身及至死生際何曾苦樂均婦人一喪夫終身守孤子有如林中竹忽被風吹折一折不重生抱死猶抱節男兒若喪婦能不慽傷情應似門前柳逢春易發榮風吹一枝折還有一枝在願君再三聽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發揮天順中都指揮馬良最得上寵妻亡上每慰問適數日不出上怪之左右以新娶對上怒曰這廝於夫婦之道尚薄豈能事我耶杖而疎之。○明鄒憶川諱孟震年二十九喪妻何氏誓不更娶終身不復齒男女事婦有再醮者挾貲令人道意勃然曰若愧爲婦奈何汚我夜携兩兒蕭然並臥儼若寡女當事者時賜衆命扁其門曰義夫子元會仕至新安太守。

十過

## 順妻子廢孝弟。一小事爲十過。發明施愚山曰嘗讀禮記子甚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是我之於妻妻固不敢自爲愛憎惟視父母之悅與不悅耳且書稱秩叙取其有次序也敢昵私愛悖倫之叙乎愚山又曰古云孝衰於妻子世有一種不肖父母有所須則以無爲辭妻子有所欲則多方力致之父母切責則瞋目反顧其妻妾毒罵則笑而受之嘻是何人哉。○青田木竈山居民倪九惑於婦言不孝其母置母甕下執役如老婢正德巳卯秋

禾方熟。令母舂新穀。烹鷄治飯。妻兒共餐。餐畢。呼母食其餘。母悲憤不能食。中夜烈風驟雨。有大石自山巔裂墜。正壓倪九衰榻。復破壁而出。一夫一婦一兒皆斃焉。陳中州快其事。因作詩述崖記。如此大逆。吾輩寧至於此。誌之以儆勸鄉里愚人。○邕州民家有母老病。臥於床。康熙戊申年地震。啀其子謂妻曰。汝抱兒速出。妻曰。母在床。奚計及乎。耶。共扶母出。置其子不顧。及屋盡壞。兒竟無恙。噫。觀此而抱子不顧母者。母未必死。子必不生。可知蓋母猶根。子猶葉也。斬根培葉。徒見本傷而葉萎耳。人何不睡醒焉。○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亭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爲不孝事。開輩抵此頓之。得全其家云。○陳白沙先生曰。張公藝九世雍睦。得力在一忍字。鄭內史七代不分。爨。惟不聽婦人言。夫忍字長厚能之。若不聽婦人言。非大剛決大識量人。未易能也。婦言開釁最爲可虞。須爲夫者自處於正。使婦言無自而入。大要在于見得財帛輕。恩義重。時以此開曉婦人。則婦自不敢多言。而其家可常久。而不敗矣。不然。聽婦言。若讐之應聲。視兄弟。如寇之入室。豈非所謂顛倒相背者乎。○唐劉君良。蠶洲人。四世一庖。族兄弟猶同產門。私大業未。歲饑甚。妻勸異居。不聽。潛易置庭樹鳥雛。令鬬。且悲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翁鳥不相容。況於人耶。君良亦怪之。乃與兄弟析處。後月餘。妻中夜

忽自言同居劣脫非我妄得自便如此問之具吐實
君良卽牽其髮起大呼曰今得破家賊矣哭以告斥
其妻去之召兄弟更復完聚武德中楊洪業至其居
見六院共一庖庭無閒言子弟皆有禮節嘆服而去
徐尚公曰劉妻安得自便語天下喜分析而不喜
同爨之病根惟在於此欲快遂其嗜慾天理自難保
全矣○祠部尚書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
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
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時軌爲給事中
郭谷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鄉
使廓從妻言乃乖離之漸也 ◎縱任出門遊戲燒香 發明 許台仲
母饋烹飪必親炙鹽必課勿離竈前女婦日守閨閫
躬督紡織至老勿踰中門下及侍女亦同約束如有

恣性越禮遊山遊湖賽神燒香出露體面卽非士族家法子孫必泣諫之丈夫必痛遏之 ◎不禁
三姑六婆往來 發明 王氏家訓曰正家之道宜痛絕閨雜女流不可容其出入蓋此流多陰智能揣婦人意且巧爲詞說又能鼓動人妻孥無識未有不墮其術中故骨肉之離間鄉里之忿爭皆此流搆之也卽有甚爲或爲賊之導或爲奸之媒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附錄 周坦然曰吉祥之宅十二歲以上小童不出內戶內童不出內戶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何氏曰僕雖自幼家生者亦不宜令入臥房使知簡策所在若以爲小而不禁長大不可制矣或遣餽送於出嫁之女止令中堂奉其所尊切不可徑入內室與女私受卽無他慮亦失規矩又不可使之訊問消息萬一搬唆是非反致搆結兩家之怨按此與

禁閉雜人往來。皆治家規範之要緊者。故連類及之。

**三過** 聞言不察暱情輒信。因而發者。另准事記過。**徵事** 王經事繼母不孝。奉養殊缺。經有三子。相繼暴卒。經亦喪明。始悔前非。每自言曰。此皆惑聽水丘婦言。誤我至此。後經卒。水丘婦病癩。亦卒。夫人家妻妾。爲人婦人賢明者少。愚暗者多。且其性多褊隘。不耐事情。又巧飾短長。語多中窾。故爲丈夫者易於迷惑。或畏其悍戾。惟命是從。或惜其嬌痴。有言必聽。近則一家離心。遠則終身受累。敗亡之禍。率由是也。願爲人夫者痛戒之。○座右編曰。害莫大於婢子造言而婦人悅。婦人附會而丈夫信。禁此二害。家政肅矣。**增註** 白文聞言二字所該甚廣。非止謂父母兄弟問。有所搬唆。不可信也。舉凡親友。婢僕傭工。鄰佰以及外人。統在所言之中。凡事各有委曲緣由。得諸目擊。猶須平情細審。苟在傳聞。只一詞。一間。尚多粧點文飾。乎。故傳述之語。必不可輕信。然人惟床笫之間。言無不行。所謂暱情而不自覺也。

**一過** 遇當行事。受制於內不行。**增註** 必謂最小事也。大事應更有加。**發明** 方正學四箴其三爲夫婦言曰。夫以義爲良。婦以順爲令。和樂禎祥來。乖戾災禍應。舉案必齊眉。如賓互相敬。牝鷄一晨鳴。三綱何由正。**附錄** 正統中劉忠愍與同館鍾復雅厚。以直諫爲王振所誣死。先是忠愍公琰封事實約與偕。鍾漏言於夫人。夫人阻之。明日忠愍如其家。鍾託言他往。夫人於屏後大罵曰。汝自幹事。

何累及他人乎。忠愍驚嘆曰。鍾年兄乃謀及妻孥耶。遂獨舉。未數日鍾病死。妻每號輒曰。蚤知若是。曷與劉侍講同死

◎聽一稱述家庭惡語。不正言禁阻。發明 袁氏世範

曰。凡人家有子弟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賢同居。亦不能泰然。蓋凡人作事。不能皆合人意。寧免其背後評議。此不傳遞。則彼不聞知。若此言彼聞。必從而怨恨。況兩遞其言。或從而增易之。兩家之怨。且至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聞而亦不聽。則此輩自不能離間我所親矣。愚意聞而不聽。何如不聞之爲愈耶。昔賢謂家人內政。不嚴以防之於細微之初。不剛以正之於未然之始。則其悔咎每不可追。蓋不禁其傳述。即使一時不聽。而浸潤既久。終必爲其蠱惑。斯以嘆功過格之垂訓爲切至也。附錄 何楫丘爲太守時。兄弟因析居相訟。何公察知爲內讒故。以詩判之曰。只因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影分。泣隨筆下兄弟皆感悟。願終身不析。◎善言相勸不聽。◎輕發詈罵。

詩二語爲人傳誦。

因勸諫而發者。加十倍。重義 茲編論過。但及罵而不及毆。蓋妻有均敵之體。爲一家之母。不可則出。加之毆辱。必非士君子所爲。附錄 東漢仇香宴居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有過。未嘗發聲色。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俟香冠乃敢升堂。昔賢以禮御妻如此。今人不溺情相狎。卽反目交爭。安所云夫綱也哉。◎呂榮公張夫人。嘗言與公爲夫婦六十年。未嘗一日面赤。自少至老。祗席上未嘗戲笑。必如斯者。乃爲克全夫婦之倫而無愧。

◎過疾病漠不關心。一日一過。◎容任無

所事事。華飾嬉遊。一日一過。發明方定之日。晉書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紅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夫此閨中細務耳。而以爲關係天下亂亡之由。胡可忽也。席文輿曰。有國者且然。家之興敗。更由是可知。○自已逸樂。苛責其勤。致不睦。一日一過。發明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問其喪可也。男子晝戒居內室。先賢謂恐其褻慢身範。不嚴齊家之化有難行矣。曲禮所以謹內外之別也。然此亦僅爲富室大家垂訓。庶人當不在內。○見殘虐婢妾容任。同自犯論。增註如苛責惡罵等。皆不可不戒諭。然貴隱然言之。若當婢妾前致激甚者。亦爲過。



虞氏。袁氏世範曰。壽昌胡彥持家。子弟不得自打僮僕。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爲之行遣。蓋婦女擅打婢僕。則撻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

子女。盡倫之五。○待一室同居幼年失怙弟姪同論。發明待子女者。慈愛固人之常情。然不留心於教導之法。終未全其慈愛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是格立意。亦若是而已。○諸晉三曰。子孫不肖。莫只嗔恨子孫。當自刻責其已。畢竟有得罪於天人之處。故冥冥之中。報應隨之。此先輩至論。然亦有實生福德之子孫。而子孫自以縱欲恣行壞之。子孫之罪。誠不赦矣。乃吾終欲責諸爲父者。其諭教培養之功。若何其不究心也。故欲期子孫之嘉美。首重積德。次重立訓。二者兼施。方於爲父之道。

無纖毫欠闕。世之有子孫者。皆愧於爲父者也。即令天然享賢子孫之樂。亦幸焉耳。○古者人家教童子之禮。詳著於禮經。如七歲時。即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歲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十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女子將幾十歲恒處於內。不出姆教。以柔順聽從之道。麻枲絲繭之功。蓋防維之也。至。嫺習之也。淺。是所爲慈父母之用心也。丘瓊山曰。夫古人有胎教。方其娠子之時。必謹所感。心感於物。則其子形音肖之。故有胎教之禮傳所謂胎教者。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跛。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古人爲教。方其子在胞胎之中已謹其所感。及其子在孩提之日。尤謹其所示。稟之於初者純全而無偏。養之於幼者。端正而無邪。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聲。所視必正色。所言必正理。非但男有教。而女亦有教。非但養其身。而又養其心。古之人家。其豫於教者如此。是以他日出而就教於學校。服役於官府。執事於朝廷。無所往而不可。古之時人無不成之才。官無或廢之職。事無不就之功者。由此道也。非獨男子爲然。而凡人家之女子。在家無不孝。持已無不貞。爲人妻則順爲人母則慈。上至宮闈。下至閭巷。若貴若賤。曰男曰女。人人皆有教。家家皆有法。而天下之平。由此其基也。

## 一功 仁慈一體。盡心訓導。一日一功。

增註 按此蓋謂不偏愛。不曜情。不任意。有無過之於初者純全而無偏。養之於幼者。端正而無邪。

不及之道存焉。是無待幸讀全條而所以善成其子女者。已總括其中矣。世人樂言教子。總孰是能盡心者哉。

◎垂一義方訓 附錄

四明王遂初公戒陞隅二子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孝。身不在外貌表暴。而在自修。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或同流合汙以爲通。矯時干譽以爲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輩也。

○朱文定公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王信不欺爲主。行已以端莊清愼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汝勉之哉。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撲格中是條不過指一正經話耳。若先賢之垂訓。則從大綱領處起見。其教誡之意。蓋甚深遠矣。節錄二則。告天下士大夫之訓子者。不可不識此意也。○又



張先生訓子一則。語極懇切。凡爲父兄者。爲子弟者讀之俱可毛竦骨豎。四明鄭西張先生訓子曰。汝兄弟須去靜處細思。一番幸荷天地覆載。父母養育。生長衣冠之族。遭逢太平之世。肢體俱無虧缺。田宅稍有憑依。客具做好人。會讀書的資質。這皆是天地父母莫大之恩。將何事酬報萬一。只有卓然立志。務力向前。必要做箇好人。如饑之求飽。行之赴家。腹不飽。家不至。決不肯休歇。始得要做好人。又不可在外面裝飾。須從心地上用功。朝朝暮暮。操存此心。不令放逸。即如一家之中。須是家主惺惺靈靈。整整肅肅。端坐堂上。不容閒雜人入門。方成箇家當。心爲一身之主。常存不舍。則一切物欲。烏得而引之。日積月累。庶幾心地光明。動作中節。不問窮達。不論大小。所行皆是好事。始得成箇好人。生死受用。皆在於此。若心無

所主。而使聲色貨利。反入而奪我主位。則動靜云爲。皆是賊作主。邪僻放恣。何所不至。即使偶得。各位適足。爲長。欲導淫。作過。損德之資。在一方。則遺臭一方。在一日。則苟生一日。上辱祖宗。下毒子孫。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人氣質不同。各有一種欲。處偏重。須自己照察不要瞞昧。試觀人身受病。各有不同。或病心肺。或病脾胃。既有是病。須從這病上求醫藥治。身始得安。若病根既深。不加治療。則元氣銷鑠而大命傾矣。人命將絕。而悔心始萌。何益之有。可不畏哉。今人護過者多。只是欲做好人之志不立。與護病者一般。喪厥身心。均爲天地父母之罪人。愼之哉愼之哉。

增註 謂苦身奉師。惟恐闕失者。乃可云誠。先以此心事親。則爲孝。次以此心延師。即爲慈。不異其心。然孟其序亦不得爲功。

附錄 莆田洪氏條訓有云。父兄當早晚叮嚀告誡。一惟師長之言是聽。則子弟自無過舉。而師道亦尊嚴矣。若見子弟之不善。即咎及其師。輕生議論。徒起子弟之心。且并其身同陷於罪惡而不知矣。嗟乎。世俗延師。實皆昧此。特拈出之。

義 柴文伯曰。每見富貴者。寧豐財多粟。納好寵姬。何嘗肯隆禮厚幣。延好師席。寵姬粧首飾則甚易。子弟買書冊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緻。書院缺典。置之不問。行事如此。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碩師有抱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師無學問。以自持。惟佞諛而媚主。庸師固栖身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乏開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耳。

## ◎受供養防其苟求。必審察其曰用所入。一念一功。

陶侃家世貧賤母湛氏命侃就學紡績資給之使結交勝己者鄱陽孝廉范逵與侃善大雪中來寓宿母徹所臥新薦以剉其馬又密截髮鬻以供饌逵聞大嘆異爲侃爲濤陽縣吏時監魚梁以鮓遺母母不受遺書責之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爲悅乎是增我憂也噫愛子至於如是展也其可風矣○崔玄暐爲庫部員外郎其母盧氏誡之曰嘗見姊兄辛玄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是好消息若聞貴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重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知此物從何得來必是祿俸餘貨誠亦善事如其非禮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乎噫陶母崔母皆以婦人之身而曉然明於大義何今世士大夫鮮克念此也○明大祖數遣

使者廉察諸仕官家任公勉之登進士授鄱陽令使者至其第止茅舍三間父短衣灌園母布裙紡績窓壁破敗器血陋惡有寒士所不堪者使者問子何在門庭何蕭索如是父養素先生曰我令兒子作清官不欲以脂膏自潤耳使者給以客遊至鄱有札寄吾因詣書戒之畧曰天道福善禍淫甚可畏也勿謂已安已治而懈怠勿謂已能已足而驕矜廉察使以書直達宸覽併陳所居狀上嘉嘆旌異之附錄胡質爲荆州刺史時子威往省及歸賜縑一疋威跪請曰大人清介於何得此質撫之曰此俸餘助汝糧耳

## 三十功 家範方嚴不因貴顯後弛教

徵事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

貧子幼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缸母祝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如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掩而築之後景讓宦達斑白矣教不弛勤有過猶捶撻出觀察陝西有牙將忤意杖之斃軍士憤憤欲爲變母走出庭上召景讓跪責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爲喜怒資而妄扑人致死乎豈特上負朝廷使百歲老母含羞入地何面目見汝先君也命左右褫其衣庭杖之將吏皆再拜爲請久之乃得釋軍府遂安景讓克自修立爲名卿皆其母之教也○鄭善果母崔氏適滎陽鄭誠誠以討賊戰死母時年二十撫善果長成朝廷愍其父死王事襲封公使刺史職母性賢明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於障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大悅賜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室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牀前不肯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獨內愧汝家門我爲汝家婦知汝自童子襲茅土位至方岳豈汝身爲之耶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政內則隆家聲失官爵外則虧天下法以取罪吾死何面目見汝先人乎善果聞言輒涕泣嗚咽叩頭謝請自改母乃解顏性節儉常服大練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一切禮儀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內自出饌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善果稟母教亦能克己自勵爲清吏○韓忠獻公億方重教家嚴有法知亳州次子舍人綜自西京謁告來省綜弟綽及從弟皆登甲第歸爲治具宴客坐諸子席隅坐中間二郎聞西京有奏讞者其

詳云何綜思之未得也訶之再問不能對起索杖大詬曰吾居千里外於事無所與然且聞奏讞汝食朝廷祿爲府佐一府事巨細執非汝事者乃大罪奏案猶然不知耶汝何以報國必杖之諸子股栗蒲伏請賓客爲力解乃已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忠獻八子曰綱綜絳績緯續維紘紳績皆宰相維門下侍郎○陳省華與妻馮夫人俱善教子以寵祿子堯咨舉進士第一而堯叟堯佐復同登進士宋太宗問誰子左右曰是樓煩令陳省華子也帝嘉其善教召爲太子中允後封秦國公堯叟娶馬尚書女日執中饋馬於朝路語公以女素不習乞免其責公答曰未嘗使之執饋自是隨山妻下厩耳馬遂語塞每賓客至其家秦公見之三子必侍立左右坐客踧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耳故天下皆稱秦公教子有法馮夫人治家嚴肅堯咨守河南還問曰汝典名藩曾有異政否堯咨慚謝無有夫人不悅一日縱言州當衝要過客與堯咨射無不讓堯咨能者夫人大怒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今不以仁政教化而專一技成名豈汝父之訓耶杖擊之金魚落地其嚴如此長子堯叟至丞相次子堯佐亦侍從堯咨狀元至節度使三子皆爲宋名臣云

## 五十功　結親惟擇賢良不計勢利　婺明

司馬温公曰凡人嫁娶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增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一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

慢其舅姑者養成嬌惰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徵事李祐爵位既高公卿多請婚其女祐皆拒之一日大會幕僚言將納壻衆謂必貴戚名族及登宴寂然酒半祐引末座一將謂曰知君未婚敢以小女爲託即席成禮他日或請其故祐曰每見衣冠之家縗皆大族其子弟習於淫奢多不令終我以韜鈐致位自求其偶何必仰高以博虛望聞者以爲卓識此謂不計勢利者然必隱有所擇而出此非徒矯爲名高可知也孫明復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教授生徒彼徵至京楷槁憔悴鬢鬚皓白李文定見之嘆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有女頗賢可以奉先生箕箒復辭文定曰吾弟女不事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脩李氏榮貴莫大復嘆曰宰相女不妻公侯貴戚而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克之人吾不可不成相國之賢婿之女亦其淡泊若此眞所謂惟擇賢良者主於擇賢良尚安有勢利之見存於中乎徵美

袁氏世範曰人家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壻須自量我家子女何如如我子凡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生他事如我女不如彼子萬一不和幸爲所棄此亦不可不慎也

## 百功 嚴立家訓使子孫世守爲禮義名家徵事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

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東門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皆來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皆不離小齋自旦達暮燭至命子弟一人執經史

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然後歸寢。凡二十餘年。如一日。也居外藩。子來省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爲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款洽。公綽率無良馬。衣不薰香。私居未嘗不拱手。內齋未嘗不束帶。退公布卷。晝夜不捨也。少辟武昌幕府。牛僧孺見其風矩。嘆息曰。非積習風教。安能及此。子琓璧玭。一登第早卒。一爲翰林學士。一爲御史大夫。皆清直有父祖風。○宋胡安定先生。治家甚嚴。閨門整肅。尤謹內外。兒婦非節朔不許歸寧。子弱冠常侍立左右。賓至則供茶湯。當時卿大夫。咸稱述其家範云。宋曹姬字誨之。休寧人。竭誠事親。以純孝聞。嚴有家法。教示子孫。登景祐進士。父汝弼贈殿中丞。燎黃之夕。芝產先瑩。詔賜所居爲忠孝鄉。孝芝里。孫夬。字無忌。孝謹端直。申飭家訓。爲徽州倅。死於方臘之難。贈朝奉大夫。今子孫蕃衍。時稱忠孝曹家。

**附錄**

崔刑部李夫人西平王晟之女也。晟生日。中堂大宴。有婢附崔氏婦耳語。崔氏婦頷之而去。有頃。復來。晟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大家者。婦稱其姑也。晟怒曰。吾不幸有此女。汝爲人婦。豈有阿家病。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遽遣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請教訓。不至。晟治家肅整。貴賤皆不許時世梳粧。黜匹之家。稱西平禮法。

## ◎爲子孫

### 慎擇賢師友 發明

擇所與。廣延端方博聞者。與之遊。處化赤鄰丹。爲點通墨。名師勝友。相與熏習。不覺久而自化矣。○顏壯其曰。英少之年。最可有爲。此時若能道

正言。行正事。將來身可立。業可成。若同學同群。少或不慎。則出言之是非。制行之端曲。所關一身之樞機者不小。○座右編曰。教子弟如養閨女。最要嚴出入謹交遊。一接近匪人。是清淨田中下一不淨種子。便終身難植嘉禾矣。

徵事

周濂溪先生潛德隱耀。人莫知者。獨二程父珦知之。遣子受學焉。兩先生倡明絕學。師世淑人。其始基得力。實濂溪開之也。朱子父松將沒。命之曰。劉原父胡籍溪李愿中三人。學有淵源。我死。子稟業焉。朱子奉遺書。受學三君子。卒爲大儒。

○張密學密省之母。朱氏。親教督二子讀書。客至。輒於密間聽之。客與其子論文學政事。則爲之設簡饌。或閒話諧謔。則不設也。後二子皆登第。南鄭楊相妻秦琪教訓六子。動有法矩。次子仲珍嘗白母請客。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以是惟擇賢者交。卒成名。

○陽明先生客座私祝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睦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傲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實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是謂逆類。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朱子與長子受之書曰。交遊之間。最當審擇。大凡敦厚忠信。能改我過者。益友也。其語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百無所失。但恐志趨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遠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近。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

人之域附錄侯仲良曰子弟自入九歲方有知識以至於未曾婚配此數年內關防極宜留意蓋恐情竇一開漬染難遏不特品行攸係兼且性命可憂父兄力苟能爲必當延師在家勿使寄學他人之室請師務擇端嚴方正之人蓋不方正者非惟處其有苟行即語言意氣子弟之觀聽存焉不痛絕夫風流艷麗性情即引而蕩矣乃若同窓之友本求相長有益而不知其陷害實深嘗有嚴師所不及察者又或陰童誘引以致褻瀆難言凡此皆當防慎也◎富貴不爲子孫賢緣功名徵事

董大參朴家居適有門生監試秋闈先密封試題授公公發書即焚之曰上坡弟上坡弟上吾不爲也是年其子竟中式○陸遜與全琮書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邀榮利若其不才終爲取禍

朱文公與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爲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竊謂不可子弟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日任官便爲此官無不傲慢縱恣縱事憒然愚意營一稍在人下執事吃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二賢之論眞富貴家善後之至訓也○顧涇陽先生嘗戒其長君曰凡爲父兄莫不愛其子弟莫不願其讀書進取今府縣考童生吾始終不欲以汝名聞於主者非恝也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就義理上看勞兒七尺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個求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此字行狀讀之汗顏不可作等閑認也就命上看窮通利鈍莫非地已定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那個不要做秀才到底有個數在若可以勢求可以賄求那不會求的便沒分造化亦炎涼矣就吾分上看本無尺寸之長賴祖宗之庇倖博一第再

仕再不効。有丘山之罪。猶然愛衣飽食。安享太平。在昔大聖大賢。往往厄窮以老。甚而流離顛沛。不能自存。我何人斯。不啻過分矣。更爲汝干進。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在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讀書。到底工夫透徹。科甲亦自不難。何有於一秀才。若尤肯尋向上去。要做個人。即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布衣都成大儒。至今說起兩先生。誰不敬慕。連科甲亦無用處。何有於一秀才。汝試繹而思之。識得此意。省多少閙心腸。省多少閙氣力。省多少閙悲喜。便是一生真受用也。

## 三百功　曲成善教。造就子孫爲盛德大善。　徵事　程母侯氏。大中公珣之妻。明道伊川二先生之母也。仁恕寬厚。大中公有所怒。必爲之維。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所以不肖。皆由母姑蔽其過。而父不知也。生六男。不肯惟二先生存愛慈甚。恩而不弛。於勤教。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母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暇乃飲食。必嘗之。坐側食粢羨。即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二先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無惡言。詈人。教使然也。稍長。常使從賢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輒喜爲治具。有知人之鑒。勸二子學時。已逆知其遠就後世。誦程母之教。同於孟母云。○張魏公浚。母計氏。方正有儀法。浚父官華州。早卒。氏年二十五。父母欲嫁之。誓不許。浚能言。即令誦父所爲文。能記事。即告以父言行。無頃刻失。教甫冠。與計偕入國學。母送之拊其背泣曰。門戶寒。賴爾成立。當朝夕以爾祖爾父之業爲念。條。勗戒語數十。端授爲浚隆貴。所爲不當意。

必變色示戒讀永州欲論秦檜奸恐禍不測爲母累憂之至體爲瘠母怪問以實對母不應惟誦淩父紹聖初對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淩意遂決書上竄封州母送之曰行矣汝以忠直得禍何愧惟勉讀聖賢書無以家爲念其賢如此淩爲名宰相封魏國公孫棫爲大儒封伯累贈母秦國太夫人○朱近修曰王海曰先生有高識陽明提南宮廷對後謝木齋當國夜謂王曰餘姚有盛事公知之乎王曰何事曰父子狀元耳王跪謝曰守仁狂率目無前輩願公抑而成之謝遂寢其議嗚呼人莫不欲貴其子卻元而成其子不朽大器由今觀之文成視一元眞蔑如矣

## 子功 積陰功遺澤子孫 發明 有德之人身享令名然亦有沒沒無聞則必大發於其後

光前則重顯親裕後尤重陰善○司馬溫公曰積金遺後未必能守積書遺後未必能讀惟積陰德於冥冥之中子孫實受享用 **故事** 薛玠字藩卿未中時夢其父同二老一身半小一身絕小同聲謂藩卿曰你只說中舉中進士容易先要考我們陰騭途間受了多少辛苦方得汝榮顯吾兒當積德以遺子孫玠問二老爲誰父指曰半小者汝祖父也絕小者汝曾祖也玠醒頗駭異之嘗向人述其語既而果聯捷○雲南嚴恭肅公清其父諱璵名醫也好義樂施人求療者即合藥與之如遇貧人加銀五分施之以爲餌之費積有年所後舉恭肅性魯鈍父曰汝力行善事而生子不慧奈何夜夢神摩恭肅頂而針焉有氣沖出即過目成誦時鄉有死者三日復甦言至一宅第有穹碑主者令記碑語傳示人間語云醫生嚴用和

施藥陰功多。自壽添二紀。養子掇高科。恭肅登嘉靖甲辰第。歷官冢宰。孫似祖庚辰進士。亦爲尚書。○張八公家富好施。鄉人德之。號張佛。產分二子。每歲禾穀索銅錢六十文一把。值歲歉。鄉價八十。其子亦增之。八公坐於門。看糶者出。問其價。曰畧增些少。八公以錢還之。自後其子價不敢增。至曾玄孫皆登第。黃溪馬公爲人本分。亦好施。人以呆稱之。其子夢蘭登進士。鄉人謠曰。張八佛。子孫卓。其佛爲大呆。子孫亭。其呆。

## 千過 積隱惡。遺殃子孫。 警明

惡人之後。每易蕭條。或爲報猶輕。若爲隱惡。固殺子孫之利刃也。不得絕嗣報。陽惡。則外貧惡名。內無藏蓄。其即令子孫困窮。內短折。或則閨門醜行。總之所犯過惡而不令人知者。即是隱惡。較諸強暴之人。據報特甚。先賢云。陰係輔王法所不逮。能瞞人。益以怒天。此言確絕。○姚承菴先生家訓曰。創業者。皆期子孫之繁盛。然其本在一仁字。桃梅杏果之實。皆曰仁。仁者。生生之意也。蟲食其內。風透其外。能生乎哉。人心內生活慾。外肆奸邪。即蟲之蝕。風之透也。能生乎哉。尚慎戒茲。爲生子生孫之大訓。 警事 何應元爲蘇州府吏。生子名紱。方四歲時。岳父喚甥歸。路由凌家山。至更餘。忽見人馬燈火。自北而來。轉報曰。何爺過此。於是人馬燈火轉西去。乳母回述其事。應元以已子必貴。年十七。忽雙瞽。應元恚恨。聞直塘道士能召神。因請禱神附乩書云。汝子應科第。但汝作吏受人賄。造款單。陷敷人於獄。天絕爾嗣。此子將生有德家矣。未幾紱死。○虞州王汝翀言行不苟。里稱端

士其東村何士賢祖父俱積德崇寧癸未兩姓各生一子俱頴異過人延汝鼒爲師良與士賢家貲富饒不能克承先志務爲刻剝政和辛卯三月汝鼒立於門有人馬過如官府狀扉之見於何氏之門作指畫狀隨即入劉氏之門詢諸劉何兩家皆不知也俄焉藏作不數日家人死者十餘二子亦斃焉是秋汝鼒忽見三人揖於前曰我冥役也君壽算已盡故來相邀汝鼒乃沐浴更衣端坐而逝二日復甦語妻子曰吾入一城府見主者垂冕衣裳曰汝陝西乾州王汝鼒乎曰乃江西虔州王汝鼒也因閱其簿籍曰誤矣汝壽祿且遠命錄云人送還忽憶劉何二于之亡請其故主者曰二子左輔右弼也天曹錄其祖先陰德大昌厥後不意劉良何士賢處心行事恣反其先世天曹怒使奪其壽亦將盡掠其家貲王因呼劉何詳告之劉何感泣悔過由此抑已濟人大改前失乙未復各生一子劉名兆祥何名應文仍延汝鼒訓之及長同登紹興癸丑進士後汝鼒卒兆祥使安南應文使嶺北俱遇汝鼒於道驂導赫耀叩之曰上帝以我爲儒清潔立心正直命我總理刑賞世人有善則錄奏之受天之慶有惡亦錄奏之受天之譴予共勗諸遂揖別而去後二子會於朝語及遇汝鼒得勸誡之詞皆膽合焉○韓山子曰人每臨終時憂子孫與日貧苦不思子孫貧苦從何而來乃從祖宗積惡中來平日專事苛刻計便宜佔損人利已之事靡所不爲是曰殺子孫也平時殺子孫至臨終則憂子孫自我殺之復自我憂之不惡之甚哉○薛文清公曰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理世人不明諸此往往冒昧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

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錐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文穆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

## 三百過養成惡德致為敗類 徵事

昔有一巨盜臨刑。其母來饋食。盜齧母之臂至流血。謂人曰。吾今日之死。實母致之也。吾少時取人一針一縷。母從無禁阻。反歡喜之。積久成習。豈慮有今日乎。 廣義 馬伏波誡子姪曰。龍伯高敦厚周慎。謙約節儉。我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我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不失為謹敕之士。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今世俗貽謀與馬公相反。以謹敕為庸愚。以輕薄為英俊。槩子孫之為惡。長浮僞之澆風。若此者。其端一失。其弊何窮。毫釐千里之謬。未始不易流於養成惡德。為父兄者慎之。

○程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觀程夫子言。不益見浮薄之風宜痛絕乎。○屠緯真曰。富貴紈袴之子。少而聰穎。援筆立賦。矢口成文。高步濶視。睥睨千古。凌轢一世。厭心內滿。欲氣外盈。已不勝其齟齬之習。而食客遊士。又為之譝曲導諛於其父兄之前。一文出。奴僕班揚。一詩成。伯仲李杜。井中之蛙無復天地。夜郎王何知漢大。以富貴凌人而以才俊濟之。角蛇翼虎。何所不至。釀成淫毒而莫知禁忌。傾家喪

身絕祀。顧反不如椎魯無能保家之主也。余嘗與貴介豪俊言。見其縱衡飄忽。目無所不空。口無所不擊。又方盛有時名。雙睫如炬。電光其舌。傍人雖欲與復一語。捍不得入。嗟乎。富貴之爲害。一至於此。余願上天夫之教子。必先坊以禮義。教以謙抑。折其驕亢。蕩其粗鄙。而後課以藝文。責以古今。一事之能。慎無輕獎一語之後。慎無妄誇。是乃眞能愛其子弟者也。

## ◎溺殺所生 敘事 宋河東人元秀家財

四十餘萬。生子四人。其餘諸妾所生。不問男女。並遼埋之。一夕夢中見十數兒來迫殺。元秀驚起。手足盡變牛蹄。展轉干狀。大叫三日。自言子無嫡庶。何忍殺庶而留嫡。頭陷而死。四子相繼病亡。宋談訓之妻頗娘。怨已多子。以藥墮胎數次。乾道戊子年。又孕。復自墮落之。遂血崩不止。臨終。見數小兒前後啼哭。彼此拽



此拽。謂其夫曰。在我面前。兒女纏繞。苦不肯去。奈何。展轉終日而死。○施愚山曰。此等殺業。慘動天地。寃結屢世。今舉世相沿。眞可痛哭流涕。又曰。今世不舉男子者尚少。惟溺女一事。江楚閩浙間。相習成風。一日之內。殺女千億。予嘗作溺女歌戒之曰。勸君莫溺女。溺女傷天性。男女皆我兒。貧富有定分。若云養女致家貧。生兒豈必皆怡親。浪子千金供一擲。良田美宅等埃塵。更兼兒弟多嫡庶。同室操戈越與秦。豪華不少貴公子。覆宗滅族空酸楚。若云舉女凝生兒。後先遲速誰能知。當堵玉樹多摧折。老蚌雙珠不厭遲。好生戒殺天帝喜。墮胎殺子神明悲。試看詒謀惟積善。寶氏燕山桂五枝。有女莫愁難遣嫁。裙布荊釵是佳。話。婚不論財禮義存。擇婿安貧免牽累。漫憂養女玷家聲。爲兒娶婦亦關情。滔先百惡爾先戒。不種孽

根孽不生。富者殺女轉蕭條。忍心聚斂家暗消。盜賊
天災與訟獄。任君百計總難逃。貧者殺女終不富。家
無擔石身無俸。男耕女織衣食豐。何如骨肉圖完聚。
殺女求兒兒不來。暮年孤獨始悲哀。不如有女送終
去。猶免白骨委蒿萊。贖人妻女救人殃。陰隲纏綿後
必昌。若還多女竟無男。前生債主今生償。勸君莫殺
女。殺女還殺子。仁人有後惡人亡。桂折蘭摧疾如矢。
勸君莫殺女。殺女還殺妻。生殄嬰孩死索命。冥間纏
繞多悲悽。勸君莫殺女。殺女還自殺。孽冤相報幾時
休。轉劫投胎定天札。孀子入井尚堪憐。如何摘女葬
黃泉。及笄往嫁尚垂淚。何忍懷中輒相棄。古往今來
多殺機。可憐習俗不知非。人命關天況骨肉。莫待回
首淚
沾衣。



## 百過一家教重名利。輕禮義。



薩俊山家制曰。教子當
以孝弟忠信仁義之行。使不
得罪於尊甲上下。可矣。今則不然。但教以科舉之業。
塲屋之文辭而止。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也。寤寐
所思維者。名利也。相聚而講究者。取名利之方也。言
及於名利。則津津然有喜色。言及於孝弟忠信則淡
然無味。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
以百年之身。乃徼幸於不百一不千一之事。亦已愚
矣。○薛文清公曰。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
學術。在人有可求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
之。善矣。不求之以可求。而必欲以不可求者厚之。豈
非愚之甚耶。○陸文安公曰。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
在富貴。可謂至言。

天順間兵部尚書鄺埜初任
陝西副使。有聲於時。父爲教職埜嘗以侮易紂禍寄

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務洗冤澤物乃索此不義之財汚我乎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父無由及秋闈乃謀僚友聘其父分考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爲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誚於人又以書罵之埜一念之孝不自伸迎書泣受其教而已繼爲府尹益勵清操聲價愈高遂至極品稱名臣顏光衷曰此父眞空谷足音者近來父兄訓子自其挾策便以田園山宅望之一旦高翔胡能辦此哉然觀海內大家歷世厚福皆以清德忠孝世濟其美未聞濁富之家能繩繩不替者也語云百世之計樹德呼是可爲衆父矣

◎不量子孫才質爲之區處擇業致令一無所就貽誚終身

明愚觀士人家犯此最多明知讀書無成又不授以職業貿易經營委諸乏本九流藝術病於無傳至若農圃蠶織足以習勞苦者又鄙恥而不屑爲於是習成遊手遊食之人閱度歲月毫無作爲既失謀身之策且多長惡之端獨居而湯殞生傷德靡所不至皆由無業而然豈非其父祖之咎歟○陸放翁家訓曰子弟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訓童穉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若能布衣草屨以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大是佳事關中村落有魏鄭公庄諸子皆爲農張浮丘過之題詩曰兒童不識宅耕鑿魏公庄夫仕宦豈能常哉不仕則農業可無憾也○陳氏家規有云子孫不得閒散無業質鈍廢書即宜習爲耕種佐理一家若智力俱不足備給使令以及女紅紡織之事咸可爲之總要禁絕其佚遊放蕩猶可免爲廢物○古詩云少年輕歲月不解早謀身晚

歲成無益。低眉向世人。唐元徵狀元云。今天下有三事沒處法。燕都士大夫得病。無良醫。秦晉人種田。無水利。三吳縉紳子弟讀書無家教。一味但靠天耳。此言切中時弊。

## 五十過 已身縱逸無以垂範。 發明 功過格於子女一條。諄諄主重教訓。而特列無以垂範。蓋凡教人者。不以垂範之戒。深嘆其用意何周至也。

專恃口耳之功。必以身範爲主。身範既立。則所以訓誡之者。不期而自格焉。非同於矩矱強者也。縱逸之人。往往無意教子。爲父而不教其子。過誠非細矣。萬一窺見一斑。知子之不可不教。而忽畧於身範。惟以禁令束縛。謂是嚴父之道。當然。吾知其子不過尚且緣飾以幸免於誅責耳。其中心之頑鈍不服自若也。以其不服之心。而求全不已。則必怨讎隱藏。一旦而任悖猝發。未始不當淚慮父之臨子。與君之臨民情固相同。大學云。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孟子云。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則是父子相夷也。聖賢之論。豈非透徹人情者歟。故無以垂範。即是不能爲人父爲人君者矣。尚安望其尊臨統率哉。擯原責本。其過直與全條爲關係也。莫催以五十過視之。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我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婦人舅姑者。不亦離乎。閒嘗謂爲人舅姑者語言動作。無一非所以教其子。慎毋易言爲父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又曰。學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

不才子孫宜緣功名。

【發明】賦質遲鈍。冀望倖獲功名。亦人情也。然須積德以求之。爲之貪緣。則違條犯法矣。豈君子所宜乎。且已爲貪緣。必有受已貪緣者。貽人以誣上行私不忠不廉之事。尤君子之所不忍者也。附誌一事於此。○歸安仰思忠精於堪輿六合尹林克正延之入閩。爲其婚某氏葬父。得一極佳地方。點穴間。雨驟至。遂下山是夜思忠夢神語曰。此地切勿與某。某爲考官時賣三舉子。當有陰禍。若葬此地。非天意也。思忠明日訪之。果如夢。遂託故辭歸越三年。問其鄉人。則某氏與勢家爭壙地。致死人命。官司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凋零矣。夫賣舉子而獲罪於冥。雖曰考官自已貪財。實由貪緣者累之也。故凡富貴人冀望功名。不特當存自愛之心。尤當存愛人之念。○昔羅文莊公兄弟叔姪。先後登高第。公由冢宰歸養。庭訓甚嚴。仲子謁選。乞賜書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惜此義命二字。欠確耳。平生訓汝謂何。而有是言。竟不與。嗟乎。如文莊公。可謂深於愛子孫者矣。故其富貴累世不絕。貽謀燕翼。庸可忽乎。

待異居弟姪同徵事杜祁公微時。客濟陽縣。縣令知其必貴。令大姓相里氏與之結婚。相里氏不欲。祁公遂別娶。既而早亡。令必欲以相里氏女妻之。乃召相里氏之弟曰。秀才杜君。人才足依。無違吾意也。議定。其兄悵然曰。俾教諸兒讀書耳。未成婚而公登第。俱里氏呪厚資往見之。公曰。婚姻定。其敢違。但某出仕。頗憂門下無教兒讀書者耳。相里兄大慚以歸。【附錄】顏氏家訓曰。世有痴人。不識仁義。爲子娶婦。恨其生

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尊。蚩蚩其性。毒口加誣。不識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却云教以婦道。不孝已身。不顧他恨。但憐已之子女。不愛已之兒婦。如此之人。陰計其過。鬼奪其算。切勿與之鄰近。不幸爲視戚。切勿與之往來。按。白文所稱。不過謂意念之間。有異視耳。何至如顏氏所言。然而義理不明。純任私欲。其流惡之極。不能保士大夫家必無是也。故錄誌於此。以爲萬一之儆戒焉。

◎撫養應繼之姪爲嗣。有子後。狥私異視。

三十過 延師在有意無意間。未嘗有誠心。一年爲三十過。附錄劉忠宣公曰。人情有大相反者。愚人不爲。智者偏甚。如有竭數千金嫁女。而不聞數百金教子。有不遠百里餽厚禮請訟師。不遠百里。餽厚禮聘賢師。有極金玉綵帛以送富貴。不肯費數金以賑貧人。此大不可解。黃義徐紫虛曰。爲人子。爲人父。爲字非可輕言。必做得來。徹始徹終。纖毫無愧。方完全得一爲字。方善長曰。天下事。無不以好逸而壞。好逸則惰慢矣。且如慈父之爲其子計也。寧有不顧惜之。籌慮之。欲使之萬全而後已。而乃忽畧不經心者。則竟有之矣。無他。好逸而惰慢也。故子之事父。逸且惰者。必不能盡教養之職。竭力之誠。父之有子。逸且惰者。必不能盡教養之職。儘有可造之資。生於其家。而卒至於無所成就。愛惜人材者。寧無致歎於不幸也哉。雖人之能自奮發者。本無待承藉之有基。然使德業相傳。滋培長育。多方而輔翼之。不尤易以玉成也乎。如孔孟程朱。其家庭眞有至樂存焉。爲父者誠愛其子。愼無忘所以玉成

之也。魏莊渠先生理學大儒也嘗觀其大父曰孫枝在官吾欲成爲清白吏其以田三百畝廩之以養廉其父曰家務勿以經心也吾自主之吾欲汝惟志其遠者大者焉耳嗚呼若是之祖父其所以望其子孫者眞有無窮之勤勞籌畫也哉。(○)結親不擇賢良惟知勢利 發明 人惟重愛其子女結親動以毋論性習可憂即其氷山之倚轉眼易失異日者子有無窮之累女懷失所之悲甚矣其不可無長慮也○虞翻寄弟書云長子當爲娶婦不妨求之小姓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王達善曰貴族大姓有爲富不仁者福已衰而禍必至吾寧與締姻鮮不爲所及眞達人之見歟○陳幾亭曰俗觀以爲盛有識以爲衰家風日趨於奢其勢難久猶之好花盛放影謝匪遐紅袍滿場綺筵將散可不慮乎趨奢之故全因婦人挽救之道惟擇清勤朴素之家察其女之性情取以爲媳入門之後主持自定可以佐君子可以風妯娌可以式後人此反朴還淳之本圖也若攀華門習靡麗婦一入門競相驚炫雖使長者訓言諄至以一身率先之譬如引驚登山迴瀾既倒力窮而功半可及恤乎此極言勢利之爲害也 廣義

俞毅修曰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無禮義之俗自昔爲嘆矣乃今之世大抵皆然余尤惡夫出贅一節夫娶妻是人家重大事承宗祧傳子姓理中饋事舅姑胥於是乎攸賴是以先王制禮繁重委曲誠嚴敬其事也易曰物不可以苟合今則惟以得婦爲期苟而成親則幸矣忘六禮之深意操輕重於婦家丈夫失權妻孥怙勢父母且不能有其子

又何有於翁姑之尊嚴乎坐是家室之中全無體局
井竈分疆耬鋤德色勃磎誶語不堪聽聞蓋無先王
禮義以相維其弊必至於此人奈何見一時之利棄
先王而狥末俗以貽此大慼也庶民之家無論已尚
讀書爲士者
慎勿爲之

## 二十過 過愛養嬌成其惰逸 發明

嚴斯成之也愛而不教猶不愛也教而不嚴猶不教
也區區於飲食服色者末矣○呂東萊曰世有愛其
子者坐之高堂貪之粉黛足跡未嘗及門自以爲愛
之至矣彼鄰人之父則不然使其子躡屩擔簦犯風
雨冒霜雪以從師友於千里之外伶仃顛頓雖道路
之人莫不竊議其父之不慈也及觀其終則有一人
爲不狎裘褻衣頑鬬無知問之何人也乃向之足跡未
嘗及門者也有一人爲知類通達爲世名儒問之何
人也乃向之顛頓數千里者也彼爲人父者將使其
子無知爲愛耶將使其子有成爲愛耶雖甚愚者亦
知所擇矣

## 徵事 廣德守趙次山公方崖公大佑之大父也方崖髫年夜讀懷炭少許次山見之叱曰少年
當習苦爾乃不能耐寒耶彼霜天雪夜朝臣待漏猶
不免苦寒耳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得老
未貴而享既貴之福則終不得貴方崖謹佩斯訓官
至大司寇以清介稱○劉摯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潮
夕不少間或謂君止一子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後爲名臣○明太祖一日謂群臣曰
昨到鍾山令侍御僕從先往中有一小僮亦前趨記
其姓名今日召至以示諸子曰此小僮與爾等年相

若已能奔走服役爾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學當朝夕勤勵可也朕之意惟恐居富貴躭逸樂耳。◎

## 容任一必不可爲惡習。

包蒙泉兄弟爲御史有風力。乞養母歸奉母至孝。母訓二子絕嚴。一日問二郎席間坐何人。家人答曰某甲者。以巧舌詆人者也。又問談何事。曰適某所有一女子。謂可買爲姬也。夫人大怒。呼次子數之曰。某甲者。以巧舌詆人者也。不親賢人君子而親小人。不談文史道德而言買姬。嫁耶吾不忍坐視若敗而家。經月不與其子語。次子朝夕匍匐跪床頭。其兄亦爲涕泣求解。必絕某勿與通而後已。

## ○擇師不慎。致其子有損無益。

程子之論師曰。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曰理也義也。○李謙菴曰。擇師以行爲主。次論其文。文亦必須求取有原本。近性靈者一味剽襲浮游。縱使文名鵲噪。無裨教益。世人無不欲擇師。而每不知所以擇之之法。徇於虛名。其誤子也實甚。○顧氏家訓曰。蒙師宜延人品端方。而文體清正者。○楊椒山遺訓曰。習舉業。切記不可一日無師傳。無師傳則無嚴憚。無稽考。雖十分用功。終是疎散。以自在故也。又必須擇好師。如一師不愜意。即辭了另尋。不可因尋遷延。致俟學業。廣義按前言慎擇之功。則師友兼舉。而此言不慎擇之過。則第舉師而不及友。豈以交友之事。惟在意氣相親。自然投合。有非父之所得主歟。然亦有得而主之者。如出入往來之謹嚴。宴會聚談之覺察。邪正損益之間。誠非可以漫置而不關心也。○席嘯濱曰。三十年前。人家子弟。彼此不相往來。縱已遊

庠應舉。也只坐在家塾。足跡不離庭戶。如閨女然。非二十歲以外。不涉世應酬。深潛鎮靜。蚤已於此培築根基。涉世庶不患乎身心無主。今則年方齠齔。學不窺古今。文未成帖括。便束奔西綽。結社尋盟。游談征逐。酒食徵逐。子弟絕不顧其父兄。父兄亦不禁其子弟。甚者謂子弟爲八所稱數。方且津津自喜。做子弟時便已如此敗壞。將來安得有士習。又安得有人才。

**附錄** 高忠憲公家訓曰。有一種俗人。如傭書作中作媒唱曲之類。其所知者勢利。所談者聲色。所就者酒食而已。與之綢繆一妨人讀書之功。一消人高明之意。一浸淫漸漬。引人于所謂便辟側媚也。爲損不小。急宜警覺。

## 十過

### 童年不留心教訓。一年十過。

**徵事** 呂榮公希哲中國正獻公長子也。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然教之事事令就規矩。當齠齔時。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坐。不敢坐也。日必盛服以見長者。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行步出入。惟謹。無得至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入于目也。正獻公判潁州。焦先生千之。客州守歐陽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禮致之。令諸子從學。諸生小過差。焦先生端坐召對。竟日夕不語。諸生惴惴請自改。乃小降顏色。時公年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誨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之。篤故德器備而學以夙成。

**義** 程子曰。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于前。盈耳克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

日復一日。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于內。衆口辨言爍于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崇修指要曰。曾子之妻戲子以殺彘。而烹彘以實其戲。孟子之母欺子以啖肉。而買肉以明不欺。古人養蒙之法如此。○宛陵屠公著童子禮其引端云。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而養正莫先於禮。蓋人之自失其正。以自外於聖人之途者。率以童幼之年。不聞禮教。則耳目手足。無所持循。作止語默。無所檢束。及其既長。沿習偷安。徇情任氣。如已決之水。不可隄防。已放之條。不可盤轡。何所不至哉。是故朱子小學。必先灑掃應對之節。程子謂即此便可達天德。信非誣也。世之父兄。既以姑息爲恩。而爲之師者。日役役焉以課程爲急。故一切禮教廢閣不講。童蒙何賴焉。○朱文公感興詩曰。童蒙貴養正。逐弟乃其方。鷄鳴咸盥櫛。問訊謹喧涼。奉書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勉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靡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於學。及時起高翔。○莊渠先生教子弟讀書法。謂初學教讀。日以文公童蒙須知。令其演習。以收放心。初授以養蒙大訓。四言五言。口誦既熟。乃授以小學近思錄四書。然後治經觀史。知識稍開。可得教以屬對作文。散其淳樸。先教之釋字。直解大義。既通。乃教之演字。漸長其辭。次演一句。又次而演通章。久之。自知作文之法。凡此皆蒙以養正之助也。按此乃先賢淺心啓廸童蒙之法。欲令切實進步。雖奏功緩而得益長。不似今人之欲速助長。廢壞人材也。爲師者或知此意。然父兄未必肯憑之。幸以無濟吾故欲以此法。遍告天下之爲父兄者。

男女習業當務正經。有益之事。男業之正經者。首則讀。次則耕。此本業也。其他或醫或卜。或算法。特難其精。皆足爲世用者。至若星相之事。俯仰求人。吾甚不願于孫爲之矣。何若耕田治圃之切實可守哉。乃有爲琴棋雜藝及一切雕鏤異巧之事。棄以餬口。馳名此治世之蠹民。聖王所必禁。我子孫有或艷心爲此者。以不孝論。女業之正經者。如蠶績紡織。細紝以及中饋之事。乃人世所資給。室家所必需。不能者不可爲婦也。至纂組刺繡。及凡花巧之爲。導人以華靡者。我所深惡。戒之禁之。尤可異者。女子而或習爲琴棋詩畫。以自標許。此大不祥之事。苟違吾訓。爲父母爲夫主者容任之。合族得加誅斥。○王少湖曰。凡子女雖幼少。亦不可使同一處飲食遊戲居處。不問自己親生。及婢僕。皆然。漸成褻瀆無恥。他日有不可言者。

先哲謹始慎微。至於如此。有子女者。亦當識之。◎小事怒打重傷 發明 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蓋以責善望之師。而父子之際。貴於養恩以全愛也。是故繼之以怒。則爲傷爲離。可見古人之處家庭。自有中和之道存焉。其曰嚴君者。謂其體統整肅。訓率不苟。非專任威怒以爲嚴也。奈何因小事而輒至於怒打重傷也哉。其無仁愛也深矣。其失父道也甚矣。 附錄 曹氏家規。一曰。子孫固當竭力以奉尊長。爲尊長者。亦不可挾此自尊。使性撒威。忿言穢語。使人無所容身。甚非教養之道。若其有過。又復諭戒之。甚不得已。會衆箠之。以示恥辱。一曰。父母者。家人之嚴君也。切宜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使儼然人望而畏之。其下皆須嚴恭祇奉。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使閨門之內。有公府之嚴。方爲禮法之家。一曰。古人治

家之道。惟以身教爲先。爲家長者。必先躬行仁義。謹守禮法。以率其下。其下有不從化者。不可遽生暴怒。恐傷和氣。但當反躬自責。或倣石奮對案而不食。其下悔改。即止不治。如果過頑終化。不省。然後責罰之。責罰不從。度不可容。陳之於官而放絕之。愚謂惟如是而乃眞見其嚴。彼粗暴者。不足服人。適自褻耳。

## ◎偏愛啓其兄弟不睦之釁

袁明 顏氏家訓曰。人之愛子。多不能均。自古及今。弊也久矣。不知賢俊者固可賞愛。而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實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爲靈鑒明鑑也。○感應篇亟偏憎偏愛之戒。解之者曰。人豈無是惟偏憎。則并其是處而廢之矣。人孰無非。惟偏愛。則并其非處而掩之矣。由是言之。偏愛必流爲過愛。豈特易生嫌釁。并以誤其終身。

袁氏世範曰。人有數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一。長幼尊卑之體。不可不謹嚴。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明辨。幼而示之以均一。則長無爭財之端。幼而教以謹嚴。則長無悖慢之患。幼而教以是非分別。則棄取有常。而長可無爲惡之患矣。

## ◎外人談論短失怙已子生怨言

袁明 顏光衷曰。子孫有過。父祖多不自知。貴宦尤甚。蓋子孫放縱。多揜蔽父祖之耳目。外人知之。竊笑而已。況貴人則進見有啡。稱功誦德之不暇。豈敢言其子孫之失。間有家訓稍嚴。而母氏猶能擁庇其子。是惟留心采訪。或庶幾爲若怨惡人言。大非情矣。

## ◎有過得婉諫反加責怒凡待卑幼如是俱遵此例

**五過** **喜一小占便宜** 發明 子孫賢不省。總視父兄之教。善不善耳。今人大概以儇薄自處。并以儇薄望其子若孫。迨其後流于匪類。宗祀傾危而莫可救。此時父兄悔之。且何及矣。○嘉言錄云。人見祖宗之厚積者爲裕後。我獨見薄取者爲裕後。人見祖宗之愚懦者覆宗。我獨見巧而慳者覆宗。

廣義 喜便宜。與甘吃虧爲反對。顧豫齋致政歸。居常呼從子正心問之曰。兒乎。汝兩日曾學吃虧否。林退齋臨終訓子弟曰。汝等只要學吃虧。高識之人。正有深心。昔奚時亨九歲就外傅。囊白金爲學貲。有婦人道哭。問之曰。家貧鬻絲。得百錢而遺之。舅姑老。無以爲饘粥。具時亨即以所持金予婦。歸告其父。父喜曰。兒能如是。吾無憂矣。賢哉父也。嘗見人家子弟以勺米碗飯。施與乞丐者流。其父毋輒怒目呼叱。賢不賢相去爲何若耶。○**傳述伯叔間惡語不即正家法。** 發明 傳述之爲害。袁氏世範言之切不得互相往來。誠閨家之善則。愚謂子女不等女僕。往來難以禁戒。惟當于傳述嚴謹之而已。

**三過** **有違於聖賢義理者。以訓子孫。** 增註 上條重名利。輕禮義。是統而論之。彼其立教之所主直不知有聖賢義理矣。此薄德小人所爲。若此條不過就偶然出詞而言。或有所欣動。或有所激發。一時任意輒以望其子孫。非必其出於由衷者。而功過格已不恕其過矣。以愚揆之。即所

謂任意出一損德語也。已於言語條記過。是又於本過外加記之者歟。附錄陳咸抗直。不避近臣。其父萬年召與語。至夜半。咸輒頭觸屏風。萬年怒曰。乃公教汝。睡不聽何也。咸跪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耳。大人以直道風世。豈願聞諂佞事耶。萬年爲之動色。勞曾三日。今之父兄教其子弟者。以圓融儇捷善於奔走逢迎爲第一義。是胥天下而爲脅肩諂笑呪癰舐痔之人也。豈不悲哉。如陳咸者。抑又少矣。

## 一過 幼時容任所不當爲。一事一過。

附錄顏氏家訓曰。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凡庶縱不能爾。當及嬰孩。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爲。恣其所欲。宜誡翻獎。應呵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行。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於成長。終爲敗德。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又曰。子之初生也。不可不使之知尊卑長幼之禮。若侮詈父母。毆擊兄姊。父母不加訶禁。反笑而獎之。彼既不辨善惡。遂謂當然。及其既長。習已成性。乃怒而禁之。不可復制。殘忍悖逆。無所不至。此蓋父母無深識遠慮。不能防微杜漸。溺於小慈。養成其惡故也。○明道先生曰。教小兒須示以好惡。有常。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之。既扑其升。不可得也。又曰。古人雖胎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遊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消

鑰更有甚天理。蘇氏家語曰。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附錄顏光衷曰。積德與慈教並重。積於身以裕後。寶焉鈞是也。然後世未嘗不須稱其教子義方。使子孫共爲有德則所積綿遠矣。歷觀著姓名族。蓋必由此。有父兄令儀令範。而子弟漸以趨時。漸以放脫。此便是發酒風。再飲福不去也。然亦本少年不早教來。貧家教子。誠急富貴家教子。尤須痛繩。不容輕貸。何也。彼其驕貴癡騃。未有能成大器者。○顧氏庭聞遺述云。凡家世茂盛者。多以仁厚寬恭立德。故得邀福祐於天。但處世用寬。而律家用嚴。務以已所行者。切實教訓子孫。斯可以傳業於不替。不然。自家知義理。行方便。至子弟習成性氣。願指驕人。且以老人家爲迂濶。儇捷尖巧爲時行。如此。安得不敗。故洒掃應對。守弟子職。古人立教之最喫緊也。又云。歷觀將興之家。禮必可觀。放脫之彥。敗不踰時。大抵風俗壞時。自其子弟先做壞了。好尊惡卑。樂語怨緇。放縱敗檢。甚者父兄只以聲色貨利權燄威寵。激其讀書志意。而猶自以爲善教也。一朝得志。其凌厲傲慢。寧有極哉。◎

## 幼時

### 裁一過美衣服 附錄

袁了凡夫人爲其子儼作冬衣。將買絮。公曰。綿貴絮賤。欲以貴易賤多。製絮衣贈族中寒無衣者。公喜曰。此子壽矣。後儼登進士。差乎前輩慨論世風。有曰。朝庭之正賦不完。且逐輕肥之習。父母之饕飡不繼。先餔祧祢之兒。習俗之難挽如是。如袁夫人者。豈易得哉。附錄劉毗爲縣令。子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毋食。則自食肉。別以蔬食食贊。

謂之曰食肉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以致祿吾食非爾之食也由是發憤力學卒舉進士○柳公綽

諸子平時皆令蔬食曰昔我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使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忍忘也○顧氏家訓

曰子女自幼衣以布素食以粗糲不惟惜福兼可教儉【眉批】愚觀世俗爲子女而糜費者大家小戶罔有不至動云子女面上錢財何惜而不知其費之不當則適爲子女增業何嘗有毫末之益於子女哉美衣美食冥中折福誰人曉此或告之以習貫性成長大可憂溺愛者又謂未必然也曷亦聞袁氏世範曰人家有愛其小兒者以金銀珠寶之屬飾其身小人有貪者於僻靜處壞其性命而取其物雖聞於官置於法何益衣服過美之爲禍至此又嘗見醫書曰凡小兒皆陽氣有餘陰氣不足故多患驚風痰熱之疾若父母恣其食肉及諸厚味必助火益陽消竭陰氣鮮不爲患其有痘方出而發紫泡以死者何哉正以厚味積熱觸其相火故耳飲食過美之爲禍至此觀此兩說則知誠愛其子女者安可無遠慮耶功過格曰法何益衣服過美之爲禍至此又嘗見醫書曰凡小兒皆陽氣有餘陰氣不足故多患驚風痰熱之疾若父母恣其食肉及諸厚味必助火益陽消竭陰氣鮮不爲患其有痘方出而發紫泡以死者何哉正以厚味積熱觸其相火故耳飲食過美之爲禍至此觀此兩說則知誠愛其子女者安可無遠慮耶功過格曰飲食必當兼言且尤要緊至當婚嫁之時只須稱情盡禮繁華過費皆爲傷財造業更可嗤者始落地時便後張其事不惜盛費以爲厚待于女甚至廣殺生命結綵笙歌獻神宴客人奔走而疲勞物衆多以腐敗所爲惜福延壽者安在哉善乎陳氏家規曰子女初生三朝滿月以及週歲各有俗習靡費無謂慎勿效尤舉行惟滿月後當齋沐更衣具酒菓抱子告於祠堂其世俗催生送羹之禮概宜謝絕老成高見宜共遵之是雖功過格論過所不及以類而推不得恕也◎兒不善不即

**教誨。** 徵事 司馬溫公五六歲時弄胡桃。女兄欲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兄還問誰與脫者。公曰自脫耳。父和中公適見之。訶曰。小子何得誑語。本溫公誠至無妄語。父教使然也。○沈進士泓字臨秋。生五月而孤。母宋氏於紡織之下。親授之詩書。家常乏食。公七八歲時。出行郊野。見兒童競拾穀穗。亦取一捻以歸。母怒曰。非分之物。喜爲已有。烏可不絕其萌。責令跪父靈前。杖以懲其後。臨秋公於母亡之後。常垂淚道之。 ◎見小過不從容訓戒恣意打罵。◎本朝 以上三條。皆暴父之爲。惟任已意而不顧於傷其子者。是豈徒責善之謂哉。其必至於大不祥而後已。細讀孟子文。因博觀於今人父子之際。固知功過格連詞不已。用意深切也。 附錄 徐尚公曰。聖賢之教。要在各盡其道。而不以相責。如爲子言則曰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此一說也。爲父言則曰有慈父。然後有孝子。此又一說也。于有子道之當盡。父亦有父道之當盡。非謂但當責子之孝。而爲父者竟可聽其自恣爲也。家庭禍惡。必有所以啓之者。至於父子相責。不成禮體。子固不容追其罪矣。有識之君子。豈獨罪其子哉。 ◎切望子孫

**以儉勤敬謹。未嘗身爲一味嚴督。致生其腹誹。** 一日發明 世人之教子者。大都德行非其所先。惡其不勤不能向上。惡其不儉。不能成家。惡其不敬謹。不能小心用命。此固人情之大常。而亦聖賢之所無惡也。然必躬行率先。加以獎勸。乃獲教訓之效。不能是而徒

嚴加督責。于孫而賢則已。子孫不賢。未有不重傷父子之情者。功過格所以濟繩之歟。增註此與已身縱逸無以垂範又別上惡其規型不立。此惡其不恕傷情也。

◎**失教於前苛責於後**

**傷父子情**。一日一過發明袁氏世範曰。人之有子。多於嬰孩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爲。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凌轢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曰漸月積。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及其年齒漸長。愛心日疎。微有疵失。遂成憎怒。撫其細故。指爲大惡。或遇親故。歷歷陳數。斷然加以不孝之名。而其子實無他罪。此父母妄憎之過也。故子幼必待以嚴。子壯無薄其愛。庶幾初終可守。慈孝兩得矣。廣義連讀曰文旁註是統論其生平。則袁氏之發明。誠透徹矣。愚意亦可分就一事一節言之。爲父而誠心教子。則隨事皆訓導所預及。而臨事命之。又必諄切叮嚀。斯奉命者無不能之患。而且無不謹之憂矣。假令父之命子忽然而命以所不習。又漫然無所指導。雖賢者亦將失措於一時。而愚鈍者流益難責望矣。乃不諒其情。輒發詈罵。甚則鞭撻隨之。不幾大違於仁慈兩字哉。失教之過。屢見篇中。此條自文之義。則主重於苛責。所謂嚴不中道。近於暴虐者也。於一事一節而犯此者甚多。如袁氏之言。則爲一日一過。參以愚意。尚當補曰一事一過。兩存其義。斯記過條例。詳明而無漏耳。

◎**進一善言任已意不肯聽從**凡待卑幼。俱照此例。發明卑幼之進善言。必有一番誠愛之心。忽其言而不聽。不特虛下之情。且以滋已之過。故與不聽尊長。同記過云。○按旁註

則凡親友之卑行幼年者以及婢僕皆統之矣戚南塘曰攻爾過者爾師也屬下人能陳爾過即不能師之以禮亦必師之以心

## 親友盡倫之六。再從伯叔。再從兄弟。及母之從兄弟。俱黎此條。

總論 親以情聯友以義合篤於情者必不忘親重於義者必不負友古所謂睦婣任卹之事全在此條斯固惇倫之所必及者也

○親統同姓異姓即俗稱三黨之戚者是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推之又有子女之姻屬準其倫叙量其情誼力所能者勿靳爭之殂者必周習俗澆薄古道猶存惟在賢者之自盡也○友非僅泛然交往相識之謂也必其親愛之情如兄弟切磋之益同師生疾病相卹患難相救德業相勸過失相規同心斷金之交終其身原無幾人是蓋關係於五常百行者匪淺也此倫至於今而幾廢善乎朱夫子之言曰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孰能使然此古聖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勉齋黃氏曰天叙有典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叙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爲異物朋友道絕則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人倫者也可重若此世莫重焉可不爲之屢嘆也

不可得也然則朋友雖列人倫之後而所以紀綱耶兩先生之言如是甚矣友道之非苟也而豈等諸泛泛者乎雖然往來相識之流同焉稱朋友者則亦有之矣昌黎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

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能。愚意凡若此者。皆當視其人以爲情誼之差等。有逾於至戚者。有視疎遠之親而猶稍殺者。隆殺之間。惟稱情而施可也。乃其要道則尤有二語。曰愼而擇之。久而敬之。所以全交者。不可不牢記也。朋友

諸晉三曰。人於倫常。無一倫可以忘情。然其解背親向疎句云。或視父母之親如泛常。而待妻黨則如膠漆。或處兄弟錙銖必較。而處朋友外人。則慷慨近情。或本族貧寒不相顧。而冒認他宗。趨炎附勢。如此之類。雖日用其愛敬。皆是爲惡。不可爲善。其說最爲精微。受持功過格。亦須悟此理。

○徐松岑曰。朋友非親也。以義合。賢則友之。不賢者不友也。雖然。亦有之。或師之子。或父執之子。雖不賢。其可棄乎。此不忘故舊之義。非所論於友賢者也。上德雖友亦師。不以齒較。則賢賢有等矣。人之不爲我友者。則塗人也。塗人先鄉鄰。由近以及遠。由所知以及所未知。雖無可愛。然君子慈憫之。雖無可敬。然君子曲成之。義也。舉其重。周其急。因時而制焉。可矣。○又曰。等事也。其在親賢爲重且急者。在疎愚則爲輕且緩。此義之當。情之常也。亦有權焉。兄弟之讌會。不重於宗族之婚喪。朋友之餽遺。不急於塗人之凍餒。此情之變。亦義之常也。由此而推廣之。其制事當無所失矣。

## 一功 偶有急需。弗吝緩急。不計利。聽其隨便送還。五十錢一功。

微事

揚州興化韓樂吾家素貧。適歲饑。典當俱盡。一日止餘米二升五合。有同社友絕糧。欲分半以贈。妻曰。如明日何。樂曰

我等是明日死。彼却是今日死。遂分贈之。此乃爲人所難爲者。而易爲者可知矣。敬錄之以爲法。◎

## 貧乏借貸明知其不還隨多寡以應之不加厭惡。百錢一功。

袁明　袁氏世範曰。凡親戚有假貸者。不如隨力給與之。言借。則我終望其還。不免有所索。索之既頻。必反怒曰。我欲償之。以其不當頻索。則姑已之。方其不索。則又曰。彼不下氣問我。我何爲而强還之。故索亦不償。不索亦不償。終於交怨而後已。且貧人之假貸。初無肯償之意。縱有肯償之意。亦何由得償。或假貸作經營。又以命窮計拙而折閱。方其始借之時。禮甚恭。言甚遜。其感恩之心。可指日以爲誓。至他日責償之時。恨不以兵刃相加。俗謂不孝怨父母。欠債怨財主。不若念其貧。隨我力之厚薄。舉以與之。則我無



責償之念。彼亦無憾於我。縱不滿其欲。而怨亦不至如責償時之甚也。按功過格所訓。是行善之實心。袁氏所言。并爲處世之良法。有財勢者。其加意焉。◎

## 弔慰誠敬。

袁明　陳用揚曰。弔於人。是日不樂。又曰。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夫自朝至於日中昃。謂之日。弔日不歌不樂。則一日七情。惟哀爲易感而難化。誠敬之至故也。故未弔哭而已哀。不歌不樂。不飲酒食肉。既弔哭而猶哀。不歌不樂。不飲酒食肉。故曰君子哀樂不同日。以全哀也。○近思錄云。程子葬父。問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苟弔喪而不誠。得毋犯程子之謂惡歟。

廣義　呂和叔弔說曰。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

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扶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有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於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則贍含襚以周其急。三日則供糜粥以扶其羸。每奠則執其禮。將葬則助其事。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祖而賙焉。不足則贈焉。凡有事則相焉。斯可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館。不曰願見而曰比。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主人君承事。他國之使者。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主人兄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也。賓見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故止於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爲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發弔哀之儀。以寬主之費。先王之禮意。不盡失乎。

## 三功 遇貧乏親交吉凶事加厚盡禮無計報心 ◎歲時饋問留意周給貧乏者。待一人爲三功。所費另記

明 周給窮親之道。如范文正義田。誠盡善矣。然非大有力人。未易辦此。若功過格此條。與上文一條。即稍稍有餘者。皆可能之。視其力量。無有定則。而仍有定則之可循。蓋平居無事之時既不能日以賙之。則當因事而施。吉凶慶弔。不止其文。務隆其實。惠焉而又必於歲時伏臘。假往來饋問之常。厚爲周賙施之有文。予人以可受出之有節。予

已。以可常愚矜此而涕歎功過格之訓示於人者。何其切至也

五功 親友有事爲之盡心出力。不憚勞苦。一小事爲五功。利其飲食者非。

徵事 楊榮從文皇北征。與胡廣金純金幼孜迷失道。入窮谷中。幼孜墮馬。胡金二公不顧而去。公下馬爲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墮馬。鞍盡裂。公即以所乘馬讓之。自乘騾馬。從夜至旦。不勝其疲。翼日渴上。幼孜備奏。上嘉公之義。公謝曰。僚友之分。誰所宜然。上曰。廣純獨非友也。乃不顧而去也。二公聞之。惶愧無地。

十功 忠厚自盡。不介意於小嫌。◎款留貧困親朋。解衣推食。彌月無厭憎心。一日一功外。加記十功。

三十功 親友有事出外。不負一重託。

增註 如教子讀書。門戶大事。仗留心。

衣食有闕。仗緩急。既受托後。時時問候。無敢忽畧。若出財周濟。不必其還。另論錢記功。

徵事 朱暉南陽宛人。與張堪同縣。堪於太學中見暉。接以友道。把其臂曰。欲以妻子託生。朱以堪先達。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朱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分居食給之。暉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張君爲友。何忽如此。暉曰。張君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嗟乎。朱暉之德。固不待言。張堪之識。洵爲巨眼。錄此。并以告托友者。不可不慎擇也。

◎扶持一篤疾危病獲痊。出錢醫禱。另計費論功。親身奉侍者。

另又計曰論功德事吳廷舉平生篤友誼遊太學時與羅玘交會玘病痢從者亦死公爲煮粥餉之負之登厠一晝夜十數返不爲勞玘語人曰玘四十年後生我者吳公也後同登進士

◎爲貧不能葬者葬一柩爲貧不能娶者完一婚計錢論功外另加三十功後事休寧查道淳化中赴試貧不能往親友湊銀錢贈之偶過父友吕翁家翁喪貧無以葬將賣女以襄事公傾囊與之且爲其女擇壻是歲不赴試又故人卒其女賣入爲婢公多方設法贖之以嫁士人次年即登第居官止蔬食後享壽百餘無疾而逝○劉孝守維揚有故人子以父未葬爲請詰以所費幾何子歷歷具陳孝曰且留相伴密使幹妥齎金往瓜瓞之兩片史回始與說曰喪已舉矣子速歸舉語人曰此子氣太爽得錢必不以親爲重不若留此而畢其事先友之志酬矣

五十功　接待前輩無一失禮曾註謂父母妻三族尊行者及父之執友皆爲前輩須息心內返無少愧乃得記功

百功　遇一可救急難盡心力以救之得免不取酬無德色◎加意尊敬有齒德者誠心領納教益曾註須有言必遵乃爲誠心領納下句以應兼同輩在內亦指終身而言之者少有忽畧抱愧便難記功◎年老無依者矜憐供養終始無倦意一日一功外加記百功強以任勞者

不得記功。【做事】杜環金陵人父一元與常允恭善後恭以兵部主事死九江其母張年六十餘無所歸往依安慶守譚敬敬恭友也拒之張大困展轉至金陵訪一元而一元死矣子環納之呼妻子出拜解衣進食設寢處妹備時兵後歲荒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貧爵去訪他故人環遣婢從之無一遇者復反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益恭張性褊急少不愜輒詬怒環私戒家人事之益恭張善病環親爲調藥如是十年環以贅禮郎祠曾稽遇其幼子伯章語以母狀章謾曰吾亦知之顧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始至是日環誕辰毋子相持大哭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已而伯章竟紿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張彌謹然張以念伯章故疾頓加臨卒囑子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子孫咸如杜君環爲殮葬如禮歲時祭於墓環歷官太常後嗣繁衍稱德門云

【三百功】貧乏遺孤爲之撫養成立不異已生。【增益】亦當仁慈一體盡心訓導一日一功此三百功則又特記之者。【做事】錢塘文學張石生與蕭山學博潘驚秋同窓砥礪相得甚懽一日潘病篤惟一子兆珪寄托無人長嘆久之巫請石生語以故張首肯迨潘卒張悉代理家務喪葬畢即率潘子歸家教養與已子無二兆珪苦讀成進士事繼父如親父焉

【百過】遇一急難求救可救不救。【附錄】范閎宇文鉉文正公後生平練衣糲食遇人有患難必盡力爲拯援力苟不逮則終日爲鬱鬱肯急人者豈非肝腸自別歟。◎見有不

## 幸流落或貧病無依者能顧不顧。

徵 陳思進謂顧益卿曰。我輩登第之日。宗戚交遊。無不喜動顏色。使今日不能稍爲之。地則曩日之喜。亦何爲哉。此眞長者之言。謹按是格。不止爲縉紳垂戒。即未嘗富貴。方有可爲。使不宜忍心坐視也。

徵事 程明道述侯無可之行曰。無可嘗自遠方歸。甫至家。友人郭衜者詣門。言父病。亟醫須百千乃爲治。賣吾廬而不售。傷哉貧也。無可立解橐中裝與之。詰京師還。鄉人有病於逆旅而憊者。無可憫然。留視療之。病者愈。資無車。輟己馬載焉。徒步歸家無擔石而人有急。必以之爲歸。非力能也。誠使然也。

陷 彭澤王氏宗講約曰。族人聚會時。必問族中鰥寡疾苦。以相賙恤。尚書稱文王惠鮮鰥寡。鮮字最妙。謂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資予周給之。使之有生意。夫國於鰥寡。尚留其生意。況同宗一氣相屬者乎。今人酒肉饋遺。每施於外親近鄰。家溫能還報之人。即往來不厭其頻。而族中鰥寡。曾不一念及之。饒裏塵生。門前草長。或鳩杖而倚門問。或鷄骨而支床第。凄風苦雨。舉目蕭條。長日窮年。無人眯係。縱同門共巷。尚且置若罔聞。何況住居相隔者乎。偶經道過門。亦必佯爲不知。更無特地相問者。惟俟其死。一假哭胡拜之。曰予爲族誼也。族誼果如是乎。

## 五十過 摘發一陰私。

增註 言語條摘發一人陰私下。尚有旁註。宜參之。

徵事 王狀元華居官時。人以他事誣之。或勸之辨白。曰。此我同年友事。若白之。是我訐友也。竟不辨。後陽明官京師。聞士論猶爲此事紛紛。陽明不平。欲具疏奏辨。公馳書止之曰。汝以是爲吾恥乎。吾本無可恥。今乃無故而攻發

其友。是反爲吾一大恥矣。人謂汝智於吾。吾不信也。于是遂止不復辨 ◎負一許諾重

**託。徵事** 宋京德爲人忠信不欺。有友病篤。慮子不肖。密以千金付之曰。我死。此子必蕩費無餘。俟其將餓死時。然後與之。後其子果如父言。勸之不從。窮苦至極。德見其有悔恨意。始召而詰曰。爾父有產之家。何以至此。其子慚而不答。德曰。我有微物惠汝。恐汝又費於歌酒也。其子指天誓曰。若果負君。當得惡死。德即取其父所遺之金與之。封記如舊。其子泣曰。吾父死時。但云善事京公。不意今日獲此。足徵死生不變之德也。其子改過修善。節儉自守。竟成完人。德卽京三郎也

**十過 相與無誠心。一味虛文諂媚。待一人爲十過。發明** 程子曰。人之於朋友修身誠意以待之。疎戚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已也。雖鄉黨親戚亦然。**附錄** 鞠詠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授仁和縣將之官。先修書。幷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爲屬官。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啓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知。始以王公爲眞相知也。◎**訴婢僕獲罪。漫不爲理。◎藏一怨不忘。◎死後責備過失。發明** 凡親友待已過失。能忍耐固爲功。卽不然。亦必當面責備使其知改。若其人旣死。而猶責之。無已君子所深爲

痛心
者也。

## 五過　背後談論前輩及至交過惡。發明

其在倫常乎。附錄 黃陶菴先生吾師錄云。北齊崔暹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交裏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朱盧多遜與李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昉。人以告昉。昉不信之。後太宗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大宗曰。多遜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太宗由是目昉爲善人。夫人非聖人。自無毀事。盡善之理。吾業與之親暱。則長善救失。與有責焉。不能匡正。乃從而嘗許之。以自爲直。可乎。先儒謂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夫其易者且不能。況難者乎。故君子不談人過。一以養德。一以遠怨。雖他人有談者。正容以止之。可也。◎於飲食饋問上發一詣責語。增註 按交接條有嫌微薄之過。嫌止就意念言。此則其又加之者。發明 張子韶先生。每遇相識惠物小則喜而受之。多則憂而却之。愛已愛人。均有深心。鄙夫俗見。難與曉矣。◎不以德義相愛徇私情失

公道。敘事 王忠肅公當典選時。外孫賴某欲得給事中。祈夫人言之。後選縣令。觖望不已。夫人咎公曰。身爲冢宰。不能庇一外孫也。公正色曰。婦人安知大計。賴生年少。登第爲長。令於分過矣。如肯留心民事。我位可到。何榮一給事乎。○章拯楓山先生姪也。官至司空。清操淳樸。與楓山等。致政歸。有俸餘四五

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息。拯有慚色。增註 嘗見論過者。有昧心黨護所私之條。似亦可貫於此條矣。就此條中。舉其端緒。殊難盡析。有粗顯者。有極其深細者。以平人而誦持功過格。只須就粗顯者戒之。如昧心黨護所私之類是也。若以君子言之。窮理不致。十分透徹。便不能無犯焉。昔高子曾論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其厚同列之意甚美。夫子何以深嗟重慨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其尊師之意甚美。夫子何以嚴詞切貶曰。欺天。又曾子易簀時言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此義豈易爲尋常人言乎。讀書窮理者。當深心體之。自知功過格此條。其旨意難窮也。

◎接待禮文以貪富異情 徵事 主父偃拜齊相。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與之數曰。始我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納門。今爲相。諸君迎我或千里外。我與諸君絕矣。偃固不足道。然世之以貧富異情者。可以鑒矣。○皇甫謐有從姑子梁柳爲城陽太守。將之官。或勸士安餞之。士安曰。柳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輕梁柳。非心所安也。

三過 無損於己。有益親友事。假託規避。徵事 晉荀巨伯遠省友人。疾值賊攻郡。其家人悉奔竄。友泣語巨伯曰。吾分必死。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我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者。賊至。執之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敢獨居此。巨伯曰。友人疾。不忍委之。願以身代友

之命。賊曰。吾輩無義而殺有義。不可。遂解去。狄梁公爲并州法曹時。與鄭崇善。同僚。鄭當使絕域。公曰。彼母老。且病。豈可使有萬里之行。請長兎。蘭仁基請代之。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我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觀此。知古人之重交誼者。苟可以盡其情。雖患難艱險。有所不避。況其爲無損於已者乎。

◎正經親友索賠詭託他出。遠來不接者。加二倍。若待比險之人免過。

【徵事】湛甘泉先生有來謁者。無論相識與不相識。必整衣冠延入。嚴諭門僕。不許妄回一人。苟必不可見者。則婉辭之。年八十餘。每遊展所至。訪高士名儒。孜孜談道無倦容。其肅賓好賢之誠如此。勞曾三曰。今之士大夫尊已而卑人者。比比矣。昔有一士謁見貴人。吏報曰方寢。士作詩曰。公相乘閑卧絳厨。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屢見周公否。卽留說當年吐哺無此。詩可稱絕倒。

◎待前輩至交爽約。

【徵事】羅道琮貞觀末徙嶺南。同徙一友人。死一然諾。荆襄間臨殁泣曰。人生有死。我獨委骨異壤。孰救歸。方霖潦失殯處。道琮。慟諸野佛。忽起波。中道琮曰。我若得還。不使君獨留。塋路左。去歲餘遇乎。道琮曰。我若得還。不使君獨留。塋路左。去歲餘遇見友謝曰。君德死生不易。名位將不止此也。尋擢明經。知名當世。

◎一小嫌介意。

【徵事】程正公放歸田。尋編管涪州。謝良佐曰。聞之是行也。乃族子公孫與門人邢恕爲之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

◎失一弔慰。若係五服內之親。及至交。喪亡不弔者。加十倍論過。

【附錄】張仲嘉輯齊家寶要。

特載一段曰梁范雲少與領軍長史王咺善雲起宅新成邀家始畢咺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箱給之邀屍自營舍招復如禮時人以爲難蓋俗禁冷屍入舍以爲不祥久矣況師友之間情謝天倫乎元周仁榮嘗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與疾造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仁榮讓正寢居之俄而楊死篋中有遺金數錠莫有知者楊弟詣仁榮求分之仁榮曰賢兄寄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之費我自任之終不敢利其一毫乃對衆封籍以予楊嗟其子來悉付之顧潤之者嘗從俞觀光先生學先生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於杭潤之侍湯藥情同父子醫爲之感動弗忍受金我行且老必托之以死後訪醫吳中疾革趨舟歸潤之次尹山而卒明日至檇李潤之奉其屍斂於家衰絰就位士人爲潤之來者潤之拜之

明年葬於海鹽近頔氏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問儉於家禮歟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非我儉之則將尸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弗爲也聞者嘆服嗚呼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今天下朋友道喪久矣此三事足以醒頑俗故最而著之愚擩錄於此見死生之際必不可苟置於情而苟弔慰有失則其待親友將何所不薄耶

## 一過見前輩褻狎不敬

周海門曰三族之親人共知之而禮所當守一毫不可踰越本族無論矣母族稱舅者即母之兄弟雖疎遠之極亦當侍坐于郡邑皆然而他處有不然者非也妻族之禮曾見孔叢子曰妻之父母爲外舅姑拜之可知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以上拜之可也幼於已

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今之人能盡知此禮乎。昔陳涉爲王。妻之父母往焉。涉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妻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涉隨滅亡。禮之不可忽如此。姑夫之親。似在三族之外。然姑者。父之姊妹也。姑之夫。卽與伯叔等。雖疎遠。亦難並行並坐。吾嘗見陶石簣官至祭酒尊矣。而見疎遠之姑夫。行不並行。坐必侍坐。或强之少假。決不肯。觀此可以作則矣。○沈文端公文雅祉約曰。古人於父執至嚴。有坐受入拜者。嘉靖年間。予親見新進朋友。尚不敢與前輩齊肩。相見則稱曰齋長。或與服勞役之事。不以爲諂。今俗其有是否耶。顧此義在論語鄉黨篇。惝惝如也。似不能言。考兩句內。可佩之終身有餘矣。今與諸公約。凡在本族尊輩前。雖仕宦。不得据上坐。遇父執。及相知高年者。必以容貌綏緩。必下。其餘亦各以情義輕重。自執恭謹禮云敬老。爲其近於父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我敬我父兄。成我孝弟。亦何諂之有。○與前輩交接。加一爾汝稱。○善

**言相勸不肯聽。** 衛重刻 稱關節

中。理。又。怡然而受。麗擬所關白。苟。利。於。民。卽。文。書。已。行。必。追。改。之。語云從善如流。我輩當以二公爲法。○**見過可規不規。** 徵書 王昭素爲宋祖所徵。禮遇特厚。其居鄉也。躬行以導鄉人。一鄉感化。其德家有一驢。必先問外無借驢者。而後乘之。以出。借物不應者視○**遇貧親友吉慶事。情禮闕略。**

◎富貴厭惡貧親友往來。一念一過。若其人無道虧行而厭惡之不在此例。會

註 須看旁註。只指念言。若果拒絕之則犯能顧不顧之條矣 發明 胡振宇曰。景行錄有云。富貴之家。常有窮親戚往來。便是忠厚。今人以貧賤親戚。常上富貴之門。則爲削色爲不祥。余以爲此正有光昌之事。所謂夫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 徵事 羅惟德任寧國時。一日謁劉寅。喜動顏色。曰今日一大愉快事。寅問何事。曰近貧宗有十數人。以饑荒遠來乞周。比積俸餘。施散殆盡。家人以下及諸眷屬無阻撓我者。爲是也 然耳。◎待遠客以不能具肉不留。增註 蘋蘩蘊藻。亦可薦賓。務盡已之情耳。倘親友不諒。則彼爲過。我不留。則我爲過矣。若自奉常具肉食。故以腐飯蕭賓。應加五倍論。附錄 宋

太宗朝張泌爲史館。家多食客。一日太宗問曰。卿何食客之多也。泌曰。臣親舊多客郡下。貧乏絕糧。臣俸有餘。常過飯亦不過菜羹已耳。一日上遣人伺其食時。突入取客食而去。果粗飯菜羹。上嘉其不欺。時號爲張菜羹。○董公相成進士後。差過岳州。聞劉忠宣宅憂在里。造謁焉。忠宣留之飯。飯麥糒。饌惟糟蝦一器。朴。感。省。終身。持。雅。操。視昔胡紘嘯朱文公。相去何如哉。◎飾無隻雞斗酒之供。釀成僞學之禁。

## 情虛留實喜其去。◎累月不會晤。不一念。徵事 山陽范巨卿式

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元伯郡爲友。二人並告歸鄉里。其赴期日。先期元伯。以白母。請設饌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

不達也已而式果至登堂拜母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往省之臨盡而嘆曰恨不見我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時式爲郡功曹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扈屣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吾忘豈能相及式寤悲嘆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未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淚式因執紼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冢次爲修墳樹然後去如斯者眞所謂身遠而情親也契濶無念何云友誼乎

程伊川先生曰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爲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湖曠劉漫塘每月朔治湯餅會族人曰今日會飲善相歡過相規或有事抵牾者彼此一見自相忘於盃酒間耳故其族人累世敦睦○黃勉齋先生集有代仲兄會表兄弟序曰吾從母昆弟皆葉出也葉氏昆弟猶吾從母之昆弟也凡三姓四家雖所系不同自吾外祖父以來一本而已先王制禮列之五服之次以爲緦麻之戚焉古之緦麻非今之所謂緦麻也其歲月必相往來吉凶必相慶弔出入必相餞送禍患必相賙恤亦其理宜也世降俗末利害交攻一室之內同姓

之中。尚有爭毫末相鬬閱者。況於異居別族之親乎。吾故昆弟散而居於城之東西南者。有累十數年而不相見者焉。邂逅相遇。問起居外。僅能貌相勞苦。而已漠然無情矣。至於諸姻諸子。則有終身而不識面者焉。吉凶禍患之來。而能爲之同其苦樂者亦罕矣。嗚呼。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也哉。吾嘗記爲童子時。外祖父母皆無恙。諸表兄弟聚集。相與握手終日。談諧笑語。市棗栗相啖。迨其去。則流連不忍捨。旦暮又思之而幸其復來也。豈非秉彝良心。有不能自已者。及其長也。而怵於習俗。蹈於利害。而不能以相保。此有識者之所當慨念也。今吾欲與兄弟約。歲爲期日。會於天寧之浮圖。天寧去城南十里。於吾三姓兄弟之往來。道里適均。人具酒食。相告語以孝弟忠信。相問勞以老少安否。家計有無。至於農圃蒸麻之業。皆可抵掌而劇談也。世俗俚下之詞。鄙褻之謔。皆勿泄諸其口。晨而往。戴星而歸。於是重親戚。大風教其不善歟。

## 以下專主宗親

### 一功 敬尊長睦同輩貴賤平等 逐次記功 發明 張一棟

疎遠宜講。敦睦會晤。勿疎。休戚與共。豈惟理所固然。實亦情不容已。古道淪喪。浮俗澆漓。往往於有勢力者。則日趨其門。親近如炎。貧而賤者。則畧無相卹。冷淡如水。薄惡之風。吾輩宜深戒之。凡於宗族。不分貧富貴賤。歲時必登拜其門。其相見之時。尊卑自有定禮。尊者毋過爲俯屈。卑者勿稍有驕恃。其途間相遇

必拱立道旁。急趨而揖。有問則對。無問則俟尊長行後而後行。其冠婚喪祭之期。必躬自致請。使之必聞。或有喪不能舉。婚不能娶。俯仰無賴者。量力助之。其有遺孽孤幼。尤所當念。必使之得所。至於母黨妻黨亦然。但施有序。而惠及有等也。

## 三十功

### 富時結親。不以貧時異念。婚嫁惟盡己情。無憎心。無過責。

**徵事** 姚雄初為將。以女議定一寨主之子。後遷官他所。連陞為大帥。訪知寨主久病故。妻子流落不可問。適赴闕奏計還。遇一嫗浣衣。見其有士人家風。問之。嫗曰。良人某守官邊寨。今夫既喪。母子無以自存。方貨餅餌以自給。問其子有室乎。曰。有將姚姓者。許字以女。今久不通音矣。姚曰。雄是也。女自許歸。別有求婚。某前不允。日夜望壻來。豈敢以父之存殁為問耶。嫗感泣。氣咽不語久之。雄載其母子至鎮。遂畢其禮。愚觀今世結婚。時移勢異。仍為畢其禮者有矣。然而外無過責。內未必其無憎心也。必若姚將軍。乃不負格中之語耳。**附錄** 張寅安福人。弱冠出亡之冀。有憐其才者。館穀之。成化甲子。領順天鄉薦。冀人欲與之聯姻。寅曰。幼嘗聘邑人康氏女。今南北不相聞問者已十年。何忍因其年遠地隔而竟負之耶。會試不第。乃南歸。先是康之父母亦議改適。女自經以誓。凜凜不可奪。至是遂諧伉儷。登進士。封康為安人。此念婚姻之重。不以時勢易心者也。**贊** 袁氏世範曰。人之男女。不可於幼小之時。便議婚姻。大抵女欲得託。男欲得偶。若論目前。悔必在後。蓋富貴盛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賢否。須年長乃可見。若

早議婚姻。事無變易。固爲甚善。或昔富而今貧。或昔貴而今賤。或所議之壻。流蕩不肖。或所議之女。狠戾不檢。從其前約。則難保家。背其前約。則爲薄義。而爭訟由之以興。可不戒哉。

**三十功** 本族俊髦子弟。貧不能成學。特爲扶持培育。一人爲三十功。出財另記。◎本族絕後貧窮無嗣立者。歲時爲之奉祀。

**五十功** 族有孝義節烈。特爲倡首表章。不惜財力。一人爲五十功。出財另記。◎待同宗孝義節烈之人。知其貧乏。加意贍恤。



亦當照上條旁註之人。乃天地正氣所鍾。光祖宗。榮親族。莫大乎是。後世恒有男子依義而窮。婦人守節而苦。不能自存者。豈可不爲之處。而使之失所耶。合族俱當義處資給。以成其美。不得輕慢斬齊。

**百功** 居家。凡遇小功緦麻之喪。俱不敢服色服。指終身言。增註 何惠山家規曰。節義倘嫌避父母在堂。則舁除一切重色服。如紅綠鑲錦等類。然以先王之禮論之。未聞小功以下之喪。爲父母在堂。而可一概抹却也。今人或不及古。若不便屢服素衣。則但舁除重色服。減半記功。所得記功者。非僅嘉其合禮。正嘉其情誼之不失也。發明 朱文公言。吕與叔集中一婦人墓誌。凡遇功緦之喪。皆疏食終

其月。此
可爲法。

## 三百功 高門大族。率先講求敬宗合族之道。增註 謂如修祠塋。明

譜系。立講會。崇敦睦。別賢能。著勸戒。凡此等事。無惜費心。無憚勞心。率族舉行。規模自一人而立。故其功爲甚大。至於錢財之費。輕重多寡。則自有計錢論功之例也。按白文特重率先。然能循守勿怠者。亦應減等記功。發明禮記曰。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程伊川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係。收世族。立宗子法。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黃庭堅與從弟書曰。每思昆弟間。多有困頓貧乏。稍從容者。便當助其甘旨。吾濟所以衣冠仕宦者。豈非祖宗以來積累。偶然冲和之氣。存此一枝耳。其實相去不遠。宜深念之。○方正學曰。立春祀。族人各以祖祔食。而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齒而宴。齒之最尊而有德者。向南坐而訓族人曰。凡爲吾祖之孫者。敬父兄。慈于弟。和鄰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欺也。無胥訟也。無犯國法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奕也。無鬬爭也。無學歌舞以蕩俗也。無相攘竊姦侵以賊身也。無黠子也。無大過不黜妻也。勿爲奴隸以辱先也。有一於此者。生不齒於族。死不入於祠。皆應曰諾。然後族人之文者以譜至。登一歲之生卒。而書舉族人之臧否。其有婚姻相睦。患難相恤。善則勸。惡則戒。臨財能讓。養親事長。能孝而悌。親姻鄉

里能睦而順。此其行之足書。舉書之。累有足書者。死則爲之立傳於譜。其有犯於前所訓者。亦書之。能改則削之。族人見必揖。雖貴賤貧富。不敢皆以其屬稱。喜必慶。戚必弔。死以其屬服。無服者爲之是日不飲而辟。哭之。群祭之。群葬之。○王氏家訓曰。祭田所以奉先。亦以睦族。宦達及有力者。宜留意焉。每年除辦祭完粮外。扣算多寡。悉以周給。最急則孤兒寡母。其女之無依者。其餘最貧次貧。酌而給之。而勸戒亦行於其中。孝弟篤學敦朴。力農者厚。邨焉。遊惰則殺矣。治家無法。孝弟有虧者。又殺矣。并明示以殺之之故其大犯家規者。勒勿與。俟其改過日給之。○陽羨何公論睦族之要有三。曰尊尊。曰老老。曰賢賢。名分屬尊行者。尊也。則恭順退遜。不敢觸犯。分屬雖卑而齒邁衆老也。則扶持保護。事以高年之禮。有德行族彥賢也。賢者乃本宗楨幹。則親炙之。景仰之。併事效法忘分忘年以敬之。此之謂三要。又有四務。曰矜幼弱。曰恤孤寡。曰周窘急。曰解忿競。幼者稚年。弱者鮮勢。人所易欺。則矜之。一有矜憫之心。自隨處爲之效力矣。鰥寡孤獨。王政所先。況乎同族。得於耳聞目擊者乎。則恤之。貧者恤以財穀。皆陰德也。衣食窘急。生計無聊。命運亦乖。則周之。量已量彼。可爲則爲。不必望其報。不必使人知。吾盡吾心焉。人有忿則爭競。得一人勸之。氣遂平。過一人助之。氣愈激。然當局而迷者多矣。居間解之。族人之責也。亦積善之一事也。此之謂四務。引伸觸類。爲義田義倉。爲義學。爲義塚。教養同族。使生死無失所。皆豪傑所當爲者。善乎陶淵明之言曰。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焉寤歎。念茲厥初。范文正公之言曰。宗族於我。固有親疎。

自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此先賢格言也。
人。能以祖宗之念爲念。自知宗族之當睦矣。○彭澤
王氏宗講約云。每會周咨族人有身家難處之事。內
外難處之人。即對衆請教。衆隨所見。與細心商確。凡
可解免其患難。裨益其身心者無不具告。乃見家人
一體之意。又問族中其人有某善行。即對衆稱揚。兼
書之紀善簿。以共相效法。又聞某人有某過。亦委曲
開諭。令彼省悟改圖。不可面斥其非。使無所容。庶幾
恩不掩義。若有顯過爲鄉里共知。衆便救正。無徒遮
嫌姑息。以長其惡。○以上諸條。皆節錄先儒之言。雜
誌於此。而所謂敬宗合族之道。其端大畧可見矣。廣義
義陽美何公著宗規。極言族類當親。丘瓊山先生亦
謂譜牒宜明。不得攀援名宗。遺落貧賤。昔狄武襄在
樞府日。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道。

請公獻之。以爲遠祖公。厚贈其人遣之。人服其量。胡端敏在處州時。責田
宦族胡氏。自稱胡安定後。携譜謁端敏。言安定會教
授嶽湖。凡在二州者。皆其子孫。願通譜。端敏峻拒之
曰。某未嘗受斯言於先人。義不敢許。或勸留其譜。端
敏不聽。韓襄毅公貴盛時。有遺以宋蘄王畫像者。欲
公認爲遠祖。公謝不受。語家人曰。自我作古可也。何
必攀附他人以取譏笑。潘鱗長曰。近來凡薦賢書者。
盡引爲同宗。隔省隔郡。一切不論。夫意苟相至。友朋
可。效緩急。情或乖離。骨肉亦起戈。豈以假託同宗。
爲親疎也。此意功過格無明示誡詞。然
講求敬宗合族之道。亦不可不識此也。

## 百過　本族絕支利其產不爲立嗣◎嫌貧寡欲改嫁悔

婚姻 崇明 朱吹悔者自有王法陰律特重誅心 徵事 江陰有宦家女自幼納采及長其壻產業漸消宦欲悔婚壻家訟於縣縣令郝公勸之如初宦固請別適郝公曰若從尊意須斷銀三百兩方可宦依斷輸銀入帑郝公曰此出吾意未知令愛意若何必俟面質成招女與壻赴堂對簿郝遂厲聲曰夫婦大倫縉紳堅於何得悔盟傷化前慮壻貧今有三百金不貧矣即留至後衙完娶一月而出聞者皆爲快悅○嘉靖間錢塘陸姓爲郡吏毛經歷愛重之陸有女經歷有子納聘約爲婚未幾經歷提問落魄歸時欲娶女以行而陸妻變計覓他女代之經歷不知也既歸而其子學日進取科第官至操江都院移檄郡中招陸陸驚喜且懼及至操院偶他出先入見夫人夫人曰我父切莫提前事陸惶恐曰何敢言全賴夫人看顧也操院歸禮意甚渥贈三百金送回且曰後尚有所賜歸而陸之親女至陸對所饋金潸然淚下曰悲汝命薄耳女亦悲不自勝鬱鬱而亡陸亦繼亡後有復來贈金者竟以無人而返夫興衰靡定安可攄眼前論人方陸易女時爲避曹詠侍郎妻厲碩人始嫁曹秀才與夫反目而歸乃適詠不數年而詠以秦檜之媚黨驟擢顯官元夕張燈曹秀才携家來觀見碩人服用精麗供侍尊嚴羨謂其母曰渠合在此中居享吾家豈能留後檜死詠貶新州而亡碩人領二子歸喪二子不肖家蕩至不能給朝晡僦居親舊過故夫曹秀才家門庭整潔花竹蓊茂顧老婢曰吾當時能安此豈有今日因泣數行下二十年間夫妻更相悔羨世態不可料若此○蘇泰困不得志如趙逢其鄰子易水上從貸布一疋

約價千金。鄰子不與。夫一布爲千金之價。利極厚矣。而鄰子不與。鄰子知千金非秦所有。而不知秦能有之於異時也。貧賤之士。空言弗信於時。如秦者。可勝道哉。衛青少時爲牧牛奴。有一鉼徒相青。官至封侯。青容曰。人奴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方貧賤時。豈惟人不信。已亦不自信矣。然而人固不可以目前限也。睚目人可以一醒。○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此離作配。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群臣貴顯無逾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率楊杲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身。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可見世事翻覆。非人能主也。

## 五十過 嫁娶間貲致兩相不睦

司馬溫公曰。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

喪虞之道也。夫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是乃駔儈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夫婚姻哉。按溫公專舉論財愚意亦有於儀文節目之間。此以貧不能具。彼則必欲苛求。致傷情而不睦。此尤士夫之所不能免也。

## 三十過 待有服宗親忽其貧弱不爲禮。

前云援待禮文以貧富異

情蓋原有禮文者。而其情不無貧富異視。是乃隱微之過也。此則直云不爲禮。蓋已目無宗親。大足啓人以傷心切怨。豈止不能積德吾儕憂其不善保家衆忌所歸。奇禍之胚胎也。○前條兼親友。此條特提有

服宗親。益見其過惡之大矣。豈二十過足以盡之乎。

五過 因小事。抵觸尊長

一過 乖一尊卑次 袁了凡 陽羨何公宗規有云。兄弟叔姪名分。彼此稱呼。自有定序。晚近世風俗澆漓。或狎於褻昵。或狃於阿承。皆非禮也。至於拜揖必恭。言語必遜。坐次必依先後。不論近族遠族。俱照序列。情實親洽。心更相安。名門故家之禮。原如此也。

傲忽略無情文。

以下專主朋友

一功 相對惟作正經語任纍輩謔浪笑傲不和從。袁了凡黃勉齋曰。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予然獨立而無與爲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歟。然則相對惟作正經語。固待朋友之道也。謔浪笑傲。奚所取諸。

◎知其匪人。不明言不妄與交好。袁了凡薛文清曰。不可因人曲爲承順。而遂與之合。○韋楓山曰。我相援。則可與之合。惟以義相友也者。友其德以資乎我者也。貴自審而已矣。審其正。則從乎其正。審其邪。則絕而勿從。凡與言終日納我以道者。皆正也。凡與好終日。不納我以道者。皆邪也。楓山此言。太覺嚴峻。所謂匪人。大約指奸險無行之人。非必不納我以道者。即謂之匪人也。然亦可見

先賢論交之謹嚴矣。○朱子曰。游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況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疎耳。或問朱子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似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爲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疎。但疎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也。◎損友招引游戲不從。徹書管寧少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歆廢書出門觀之。還至讀書所。寧與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觀此。則不惟已身自持。而且當有以正之矣。然亦有習與性成。難與正者。故功過格於其能自持已。即以功許之歟。

## 友樂與親近虛懷領益。

已者處。則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爲有餘。則日損。○何子元曰。與賢於已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如已者處。則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爲有餘。則日損。○何子元曰。周濂溪先生令郴時。郡守李初平聞先生論學。欲讀書。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初平聽先生語二年。卒有得。唐彥思記伊川先生謂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耶。賢師益友。化人之速有如此者。

## 十功　朋友有過。忠告善道。

發明　語意重在善道。蓋告之者意欲其改。非第舉其過而

已也。故非善道不可云忠告。程子遺書。問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不安。告之而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然要使誠意交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意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無自辱矣。

## 三十功 良朋契合相勉鼓舞玉成 發明

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閒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更發明得仔細。

徵事 鄒浩初與田畫友善。元祐中。浩爲右正言。畫往見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浩曰。上遇羣臣。未嘗假辭色。獨於浩浩若相向者。今天下事。不可勝言。欲待信而後發。庶有益耳。畫然之。及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絕交矣。浩入諫得罪。編管新州。畫迎諸途。浩見之流涕。畫正色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表之外。能殺人哉。願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不止此也。浩悚然謝之。○蘇坰季明者。武功人。事橫渠先生最久。後卒業程氏。時尹焞彥明方業舉。造之。坰謂曰。子應舉得狀元及第。足乎。曰。何敢望此。坰曰。子謂能狀元及第。學盡是乎。爲此外復有學也。焞不省。明復造問之。坰茶次。舉盃曰。即此是學。焞有省。坰令詣程先生受學。坰後坐上章論國事。竄饒州。行過洛。館彥明所。頗以遷貶爲意。彥明曰。當季明上書時。爲國家計耶。爲身計耶。若爲國家計。當忻然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季明於是渙然。彥明始學。本季明所指劈。已危幾。賴彥明而安。故夫學。須友

以成也○顧氏庭聞遺述云。東萊嘗勸晦菴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因有當以顏子自厲之說。而晦菴他日與東萊書云。伯恭天資溫厚。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而某之質失之暴悍。凡所論皆有奮發直前之氣。二者皆非中道。但某之發足以自撓而傷物。尤爲可惡。而伯恭似亦不可專以所偏爲至當也。又書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又書云。近日覺得凡百應接。每事皆有些過當處。不知如何整頓得此身心。四亭八當無許多凹凸也。又云平生性直。不解微詞廣譬導人於善。故見人有小失。匆忽而不欲言。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晦菴晚歲之言如此。卽是而觀朱呂之所以切磨而箴誨者爲何如耶

附錄　陳仲醇與諸友登塔絕頂。謂友曰。大抵做向上人。決要士君子鼓舞。只如此塔甚高。非與諸君子乘興覽眺。必無獨登之理。既上四五級。若有倦意。又頼諸君子慫恿。此去絕頂不遠。既到絕頂。眼界大。地位高。又須頼諸君子提撕警惺。跬步。一差。易至傾跌。只此是做向上一等人榜樣也。

## 五十功不負一素交。

徵事　白敏中應試時。典文衡者。欲舉爲第一。嫌其與賀拔惡爲友。密令所知喻意。既而拔惡造門。左右紿以他往。敏中躍出見之曰。吾可以第一負素交耶。◎視至交遺孤如子姪。憂樂關心。

增註　此指內念言。不論貧富也。如出力出財。另論事

論錢記功

徵事　尹師魯洙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既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教之。如子朴少年有才。所爲

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像哭之。

百功 不以勢交。不以利交。專以道德肝膽交。就終身言。發明 聞鐘集曰。藏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簡編焚香告祖考。號。金蘭簿。其鄭重如此。今之泛交者何爲也。○方正學朋友箴曰。朋友敬而遠。益友宜相親。所交在賢德。豈論富與貧。君子淡如水。歲久情愈眞。小人口如蜜。轉眼若讐人。○葛洪曰。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氣親。故淡而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故事 盧陵張千載號一鶚交文山友也。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敗。還吉州。一鶚潛出相見。曰。丞相往燕。某亦往。往即寓文山囚所近側。三年供送飲食無缺。又密造一牘。文山授命日。即藏其道。訪知夫人歐陽氏在俘虜中。便火屍。拾骨置囊中。并牘南行付其家。先一日。文山之子夢父曰。吾從毅甫還矣。已而果至。若此之交。千載下聞風猶爲唏噓感泣。

三百功 始終周旋一至交。以情誼言。出錢則另記功。徹事 侯無可少與申顏友。顏自言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之。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過不自知矣。與顏易衣而出。營衣食。均所入以給二家。顏病徒步千里爲求醫。歸。死矣。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無可撫之而瞑。顏無子。不克葬。鬻衣裳葬之。顏嘗有先世數喪未葬。比死以爲憾。無可力營辦。竟葬焉。又撫嫁其孤妹。增註 此條不兼宗親者。蓋惟朋友中有性命之交。眞猶同胞兄弟。如此用情。固非概施者也。

**三百過　不慎擇交偏私成黨**　袁明

屬小人借題以空善類。其實君子自致之。不講於聖人中正之道。阿其所好。互相推重。又喜於人之和從。遂有借名趨勢之徒。奔走附會之。招結日盛。門戶遂成。而小人因得以逞其說。若漢唐宋明諸君子。誠不能免於春秋之責備也。

**五十過　富貴家居。忘一貧賤時至交。**　增註

曩時大異也。若見其貧乏不顧。爲百過。乃又加之者。

袁明　先賢有云。與其結新交。不如敦故誼。譬如人未遇時。婦則親操井臼。友則共守寒窓。僕則忍饑寒。冒風雨。以畢犬馬之分。日夜盼望運轉時亨。可共安樂。而不虞一旦新寵進。則色衰者退。貴遊密。則窮交者踈。俊僕多。則朴守者棄。疇昔恩義。盡置若忘。刻薄寡恩。造怨賈禍。無有甚於此者矣。平旦清明之際。盡三復於斯言。

增註　負之者。謂交誼素厚。忽變爲不相契也。非如昌黎所云落陷阱。反擠之者。尚以功過較耶。

**三十過　謀身忘重。負一素交。**　袁明

楊憑爲京兆尹。御史李實簡勃之。貶臨賀尉。及行。獨所善友徐晦送至藍田。故相權德輿言君送楊臨賀。誠厚。無乃爲累乎。晦曰。晦自布衣時。楊臨賀知我厚。方茲流播。寧必無言而別。有如公爲奸佞譖斥。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嘆其長厚。未幾。李實簡請爲監察。謂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由是知名。

附錄　古詩云。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

君子芳桂性。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惟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因責善不堪。遂成疎棄。

**故事** 三國徐原慷慨有才志。呂岱知其賢薦爲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前。或以告岱。岱輒喜曰。是我所以貴德淵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何由聞過。○胡五峰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何垣曰。與剛直人居。心所畏憚。故言必擇。行必謹。初若不相安。久而有益多矣。與柔善人居。意覺和易。然而言必予贊也。過莫予警也。日相親好。積尤悔于身而不自知。損孰大焉。故美味多生疾疢。藥石可保長年。

## 二十過　或德行。或才學。可爲已師。不知屈服。視同平等。

反生嫉妒者。一念一過。外。再加五十過。

**附錄** 張橫渠在京。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至。論易先生深厭服之。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乃歸陝西。先生與大中公爲表兄弟。二程其甲行也。而服善如斯。虛公洵不可及也。○潛叔度與呂伯恭爲同年進士。年又長。自視其學非伯恭比。即俯首執弟子禮。而師事之。○畧無難色。朱子稱之。○趙郡李謐少年師事博士孔璠。數年後。學大進。璠還就謐請業。時人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可知師友之間。惟視其學以爲禮也。

十過 嚴正友畏與親近。增註 謂如來晤則託故以辭。相對則惟恐久留。一似畏避奸險。匪類之人。無志氣者。往往然也。犯此條。則其生平必多不可問。吾甚爲危之矣。附錄 昔徐文貞當國。松坡畢公甚於文貞議且出畢公於外。文貞曰。諸公畏之耶。皆跋踏曰。豈謂畏之。黃門切直。慮其府禍耳。文貞曰。不然。吾亦畏之。顧念人。孰無私。私必害公。有若人在。不敢自縱可寡過也。聞者嘆服。

◎進言戇直致交道乖違。發明 陽明先生曰。朋友之交。以相下爲主。故相會之時。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又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勸導意多。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諸語皆交

友之良箴也。

三過 隨一淫朋遊戲。徵事 徐性善與楊宏窓友也。赴試貧蹟。是夕。楊偶爲邪色所動。欲偕徐往。徐嚴詞止之。次日。僧見之。大駭曰。一夕之間。如何便有陰陽文俱大顯矣。果同登進士。雖所云遊戲。僅指細事言。然親此一節。則知吾人立品。方正第一。斷不可隨人步趨也。○觀者尤當着眼在止之二字。◎負才傲睨一平交。增註 不必果形諸外。止就其心言。徵事 唐張昌齡王公治皆善屬文。各振京師考工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帝怪無二人名。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

下。雅道。帝善其言。聖賢成人。朝廷用人。皆重學不重才。遂以自負且不可。況傲睨平交乎。雖僅在三過之

餘。實局短壽折福。莫甚於此。

## 一過待至交子姪。多作虛恭。敬事

韓持國與程伊川善。暇日同遊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屬聲曰。君輩與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責令跪謝。

## ◎相對效時俗惡習。戲侮失體。發明

程子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主角爲相敬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張子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契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於敬者。曰相親與。得效最速。先賢之言如此。吾不解讀書士子。競好爲隸卒之態。而交道日以淳薄。豈未聞教於兩夫子也。

## ◎樂與一損友交接。擴註

謂其無畏避之心也。若從其誘惑者。另有過。發明余忠宣公曰。人若近賢良。譬如紙一張。以紙包蘭麝。因香而得香。人若近邪友。譬如一枝柳。穿魚鱉。因臭而得臭。敬事安童母弘吉剌氏。昭睿皇后之姊。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見之。問及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

## 至交暗對。但商才學用功。不及德業。敬事

謝上蔡資性明敏。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邪。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謝聞此語。汗流浹背。後見伊

川伊川問其所造。曰。纔去。得一矜字。伊川喜悅。可見古人愛人以德。不以才也。附錄 黃陶菴祉集日記錄叙文云。交道之喪久矣。高者不過鬪炫詩文。下者乃至徵逐酒食。其聚會也。或甘言巧笑以取悅。或淡情厚貌以相遁。求其責善輔仁者。蓋千百不得一焉。予爲之慨然而憂。惕然而恐。壬午春。有同志斯道者十餘人。爲直言社。平居自考。咸有日記。赴會之日。各出所記相質。顯而威儀之際。微而心術之間。大而君父之倫。小而日用之節。講論切偲。必求至當之歸而後已。諸子奮志進修。日新月異。苟一言不合乎道。一行未得乎中。小經指摘。立自刻責。飲食俱忘。

## 婢僕盡倫之八 總論

視其奴僕。當有五事。一者先用知其饑渴寒暑。然後驅使。二者有病當爲醫治。三者不得妄用鞭撻。當問虛實。然後責治。可怒者怒。不可者訓治之。四者若有纖小私財。不得奪之。五者給與物件。當同平等。勿得偏曲。○胡振安曰。女子小人最爲難養。莊以涖之。慈以畜之。而已。恤其饑寒。時其勞逸。憂其疾病。不數言罵。皆功也。而家法謹嚴。毋使爲非。凡功之大者

## 一功 一事體恤艱苦。 敘事

會下。因賦詩曰。破布青衫弱稚兒。馬前怎耐淚驅馳。破恩從吾幼不難推。泥塗還藉來朝力。伸縮相加莫漫疑。◎白還一人。原值百錢一功。◎

遣婢出嫁給與資財。百錢一功。

三功　可怒不怒又善教之。徵事　馬封翁年四十止生一子甫五歲一日婢偶抱出門入婦驚慟幾絕撞倒封翁數次索婢撻之無有婢歸母家日夜祝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遂生森左額宛然赤痕後爲戶部尚書夫婢僕犯罪之大者就如死奴僕小人就役于人者天資多愚作事乖違難得妥當省力又性多遺忘或有付囑遵行錯悞又應對粗率不識守分不自認過致主人於使令之際常多叱咤其爲不改其言愈辨其主愈不能平於是箠楚加之或失手而至於重傷幾死者有矣凡爲家長者于使令之際有不如意當云小人天資愚暗宜寬以處之多方教誨不發瞋怒如此則婢僕可以免罪爲主者得中亦大安樂省事多矣至于婢妾其愚尤甚婦人既多偏急狠愎又不知古今道理其所以責備婢妾者又非丈夫之比爲家長者宜于平日常教以待婢僕之道其間必自有曉然者若婢僕有小過不可親自鞭打蓋一時忿氣所激數必不計在婢僕亦未必心服惟徐徐責問令人代扑視過輕重而定其數雖不過怒而自有威婢僕亦必畏憚既撲之後呼喚戒諭辭色如常則無他事倘怒之不釋小人懷怨萬一輕生而自殘可不戒哉王伯咨曰讀此令人心寬意豁備錄以公諸世。◎富貴收一婢僕必熟問先世何若何因賣身曾有家主與否不敢

濫收每一次爲三功。增註或遇背主投勢者。卽宜此去不納。或係强暴不仁之人。亦宜遣發。不可濫收。若舊家子弟。不得已而作人婢僕。此爲可憐憫事。不可不卽還其券。若厚德者能更出財周恤。另論錢記功。

【故事】馮京父四十無子。妻授以金。曰可至京買一婢作妾。後得一女。有愁容。問之。曰父因綱運欠官粮。賣妾以償。遂。愧然不忍。犯卽遣還。不索其錢。及歸後。妻遂有身。將產之夕。遠近鄰家。皆夢鼓吹喧闐。送狀元至馮家。生子因名曰京。連中三元。爲名執政。○鍾離瑾宰德化。將以女適鄰縣許令之子。命吏買一婢伴嫁。一日瑾視事退。遇婢掃地。停箒掩泣。詰曰。被詬杖乎。女曰。無之。妾父亦曾令是邑。不幸與母俱喪。時妾方五歲。育于吏家數年。今主欲買婢。吏以妾應命。戒勿吐實。甫見公治事。念先人不覺悲耳。公急呼吏質之。大爲駭。詭家人爲易服。書抵許公告緩期。將授已女。妝奩嫁焉。許亦惻然。復書曰。昔藺伯玉恥獨爲君子。公能抑已女扳人之孤乎。有季子願以爲配。遂。奩以一女。瑾夢一人前拜曰。不圖賢女。過蒙君賜。冥簿已益公壽。并顯公子孫。後瑾歷任江淮轉運使。壽九十六。子多顯仕。蓋不得已而淪爲賤者。恒有此等事。故不可不熟察。非謂必問之卑僅處。其累已也。夫慮其累已。孰無是心。何遂許其功乎。

## 十功

### 待父時用事老僕。不失禮貌。◎知婢僕間兩有屬意。卽爲配合。發明其始必隱爲誡諭。得其眞情。兩不忍舍。因各遂其願。或日後有所睽違。在家主則已盡道矣。恐漫置不理。及苛加責罰。有傷家門雍肅之化。然既爲富室大家。必須嚴別內外。則何

自有此等事乎。◎寬養僕生女。有願許適平人者。順其情不強。

三十功 遇一病用心醫治獲痊。◎配一男女及時。發明詩序

衍義曰。男女及時之說。聖人之慮天下也。血氣既壯。難盡自檢。情實既開。奚顧禮義。故昏欲及時者。所以全節行于未破之日。學欲及時者。所以全智慮于未分之時。○薛文清曰。男女之欲。天下之至情。聖人能通其情。故家道正而人倫明。

三十功 飲食與共。勞苦必恤。遇事善導。不加苛責。一年無闕。◎敕刺定州諸領兵監築長城。時正溽暑。敕途中舉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長吏餽以氷。敕嘆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何忍獨進寒氷。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皆感悅。此所謂飲食與共。勞苦必恤者也。○李日知居官。不行捶楚而事集。有令史受勅三日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掠李日知。寘受李日知仗。不得比于人。妻子亦棄汝矣。遂釋之。吏感悅。以後無敢犯者。此所謂遇事善導。不加苛責者也。○滎陽太君鄭氏。比部郎元寬妻也。比部早世。子稚。嬪婦方齠齔。家貧無從受業。母手詩書親授之。皆以通經舉高第。既諸于俱人仕。祿秩甚薄。每給衣食。皆始自孤弱者次。踈賤者。親者悅。踈者來。傭保乳母。有垂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持家二十五年。專

用訓誡去鞭扑。正顏色以訓諸女婦。諸女婦戰兢如履冰。正辭氣以訓諸子孫。諸子孫心愧恥。若撻于市也。婢僕終歲不聞忿爭聲。童孺成人。曾不識夏楚圄門之內。熙如太古時。蓋漸于化云。豈謂丈夫治家。不能若女于哉。◎奴僕美質子弟愛其材爲之教誨成學。出財延師。則另記功。◎遣一婢。慮其終身。必爲擇配。發明 李文靖公沆有一僕。遇宅金十千。一夕遁去。留一女將十歲。美姿格。自書一券。繫其帶。願進此女以償焉。公大惻之。屬夫人曰。當如己子育於室。訓教之。及長爲擇偶。具奩嫁之。請夫人視爲結褵。以主婚。務在明潔。夫人如所教。其父母後歸舊京。感公淪刻心骨。公疾病。夫婦割股爲羹饋之。及薨。衰絰三年以報。◎發達後不



白收投勢之僕。發明 沈文端文雅社約曰。吾輩鄉宦皆好省事。而僕從亦鄉宦也。假令一鄉宦使十人。十鄉宦使百人。則一邑有百鄉宦矣。嗚呼。一邑中百鄉宦。其氣燄豈不薰塞邑里。吾兩手兩目既不能遍戢之。乃猶復招延之。未已。豈不益自苦哉。予既已驗之久。知之真。何敢不盡言與諸公相告。大凡僕從只將就足用。不必太多。太多則衣食於我者後矣。若謂有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者。則益不可。何也。彼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者。非徒也。必藉我以行其私也。彼藉我以營私。吾因彼以斂怨。則我之役彼者。一時奔走之微勞。而彼之役我者。終身名節之大窾也。

五十功　得婢僕婬盜等情。絕不聲說。隱然誡諭之。如其不改。

即善遣之　陶淵明　張齊賢爲運使時家宴二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公在簾下熟視不問後公三爲宰相厮役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祿乘間泣請公憫然語之曰我不欲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我銀器數事乎吾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今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也念汝事我久今我與汝錢三百千汝去自擇所安蓋我既發汝私汝宜愧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去◎勤苦起家僕老病無依養老送終　前漢　如老邁不堪仍責令服役且多欺侮菲薄之情恒令人憤懣含羞便不得謂之養矣豈得濫冒記功◎約束僕輩有家範無令肆越　後漢　周瑜公曰駑下之道戒其刻也貴乎有恩又戒其玩也貴乎有法令之懽然悅服而復肅然敬憚知養之以恩而一言其過於煦煦而全無威嚴以畏忌也其爲弊有較甚於苛急無恩者或肆橫於外而嬋壓不得行或斁亂於內而麾遣不能去顧盼自雄蔑焉無主豈非難治者乎昔北魏陸俟受命爲懷荒鎮將高車諸莫勿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主徵俟還以孤代之俟還言於魏主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明年諸莫勿果殺郎孤而叛魏主驚立召俟問之對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勿惡臣所爲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還鎮悅其稱譽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期年無復上下矣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禍亂矣夫寬恕何

非美德。然過寬必生驕慢。適為禍階。古人所以稱寬
難也。余見治家犯此病者。往往而有。易曰。嗃嗃終吝。
可無戒乎。附錄格言彙編云。待婢僕如行軍。法。徒要
嚴情。意。要洽。○薛文清曰。待左右當嚴。而惠。又曰。待
下固當謙和。而無節。反納其侮。所
謂重巽吝。也。惟和。而莊。則人自畏而愛。

## 百功　貴族大家立家法。不用一倭僕。不用一強僕。惟用樸誠忠厚勤慎準繩之人。使子孫世守。

附明　滄園醒語曰。僮僕便捷有才幹。能營聚財貨者。雖得其資助。日後恃寵生事。賈禍。卒致敗家業。珀名節。滄云。養癡奴。乘羸馬。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附錄　司馬溫公有一僕。二十年。只稱君實。秀才。蘇學士來謁。因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東坡壞了。○園子姓呂。公以其樸直。遂以直名之。春時遊人至園。競設茶湯錢。積至十千。一日來納公。公曰。此自汝錢。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遂持之。顧曰。只緡明不。愛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園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來受十千。所創也。連誌此事。以見司馬相公之家風。類多樸誠準繩之人。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理固然歟。○敬畏老成正直。有諫必從。有規必納。無少厭怠。附明　孝宗為東宮時。嘗念高皇經內侍單吉適至。東宮驚曰。得毋念經乎。曰否。吾纔讀孝經耳。其敬畏小心如此。○富僕無嗣立者。不取其家財。為之廣施以資冥

三百過 賣婢得重價致陷醜類除賣婢常規外所多得者另又計錢論過若當

奇貧急難時家有美婢旁人煽惑守正不從慎爲擇配准記三百功 廣義 即賣人作妾亦宜叩問其情願則從之不願則否此正所謂待婢僕如子女未有不獲忠愛之報者 ◎遇德行才學兼至者意中猶以僕輩視之 徵事 陳文襄公有家僕爲諸生文才卓絕一時公待之如賓延以教子姪其人謙讓不敢公笑曰舜德既至丹朱能不敢臣子禮乎今子姪皆拜而受教如此盛德求之古人亦不多覯

百過 殘一人肢體 ◎誤收舊家子弟作婢僕知而不還其契 ◎任用僕輩不求佐家輔德老成忠直則疎棄之 ◎姦佞諂悅則樂親之 徵事 益王宮翊善姚坦好直諫王毋有過失必規正宮中皆不喜左右乃教王稱疾不朝太宗日使視之逾月不瘳上甚憂召王乳母問王疾增損乳母曰王無他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輔佐王爲善事今王不能用規

福 計錢論功外另加百功 附錄 松陵計舉人有僕家累三千金將死子方十歲請獻其半於主以保孤主人曰我受之無名但汝下人而致富若此豈無刻事且享福過甚致損汝壽安能善後當以半爲汝子種德耳僕感泣長逝主人盡散其半行種種方便事延明師與已子同學後僕子與已子同科

諫而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爲之謀耳因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附錄薛文清曰便辟側媚小善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幾至心不能持自非明理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爲所移者以是知古人比頑童之訓其慮深矣又曰以顏子之亞聖聖人猶告以遠佞人佞人之害豈惟爲邦即處家亦然凡妻子婢僕其言足動聽者皆當察之

## 五十過 不許人贖子女

## 三十過 濫收一强悍人

附錄 顧端木先生曰恒言陰德蓋助西伯陰行善之意說者謂陰德如耳鳴人不及知已獨知耳夫西伯發政施仁曉然與天下共見之寧有所藏匿掩護如夜行者哉吾以爲陰之云者人受其德而已不知之謂也虞芮質成入境讓田不取西伯豈知之也哉夫德莫大於已不知不德亦莫大于已不知何以故今夫人親行一不德之事其爲事也有限且以讀書明理之身即稍稍冒昧亦將有晨鐘漸省之時若夫已所不知之地誤爲宵人所依憑其勢必將漸漸根延蔓而無所不至郭解客殺人解實不知武帝曰解雖不知其罪甚于解殺之夫殺人天下之大戮也今以茫然不知之人而定其罪至甚于殺人豈非以依憑所在也哉若是乎武帝之深于律令也近日某病革忽發譫若對簿狀曰某事係某親戚所爲實不與聞則自折曰汝親戚縱汝生事罪皆坐汝又曰某事係家人所爲實不與聞又自折曰汝家人縱汝生事罪皆坐汝言訖乃卒嗚呼已所不知之地亦可畏也哉◎收

一背主來投者。知而不即遣還。◎怒打重傷。附錄洪州司馬王簡易得腹疾。中有塊。隨氣上下。既絕復甦。謂其妻曰。吾舊使小奴。偶因約束太嚴。遂至斃。適至陰司。被小奴持訴不可解。今腹中物。正彼作祟。吾不久矣。妻曰。小奴安敢如此。曰陽間有貴賤。陰司則一般也。未幾果卒。◎富僕無嗣立者。取其家財。不賜一享祀。◎多養婢僕。不使服正經業。教以無益歌謠。計一人。歷半年爲三十過發明許台仲曰。蠹家莫甚。冗食。家衆勿容。遊手僕婢雖供給使令者。亦有課。但視專執者。量加分數耳。觀此。可知婢僕服業。是閑家要緊事。莊渠先生社學禁約云。凡宴會。不許用琵琶三弦喉管番笛等音。謂之淫樂。恐以導子弟。未前之。欲致正教。觀此。則知無益歌謠。尤家庭所切戒者也。◎不飭規矩。致令嘈雜無度。經一年爲三十過發明張橫渠先生曰。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譴。則加譴。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仆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

**三十過**

**白收一人。◎家婢至二十歲外。不爲擇配。一年爲二十過。◎縱失禮於尊長恬奴僕怨尊長。一事爲二十過**附錄沈文端文雅社約曰。每見宦家僕從。過其主翁親識。屬在賓賤者。即肆與抗禮且屑越之。其主翁亦恬然不以爲怪。此詎非名分倒置。風俗薄惡。一大事耶。吾輩宜深以相戒。◎在外有生事情狀。知

而不行誡諭。實生事者宜加責罰。責罰不已。宜即遣去。遣者其所犯惡。同自爲論。徵事 明甲戶人而去。

十過 遣婢妾。只顧自己得財。不擇良配。增註 即所配果良。然當遣之之過。◎老病無依者。力能周恤。漠不爲念。 明鄒 順治壬辰。賊闖潭州數月。守將盡括民間米粟金寶。斗粟至六十金。民相食。各出城謀食。守兵每放一名。要銀六兩。不則出城無驗。目爲私逃。即被殺。以人肉賣。孝廉謝鴻奇。携男婦姊妹十四口出城。其女方週歲。置懷中。不登人數。兵詰曰。此懷中者。非人乎。置之。不然。兩長大者。謝夫婦相商曰。皆骨肉也。孰可棄。惟婢子一口。年十四。與此女孩。可商去存耳。旋曰。婢無父母。八歲依我。至今。我不忍棄。寧棄女。遂置女於地。聲呱呱不絕。含痛出城。其姊踰時方至。則女孩在懷也。曰。城門擁擠。驗票放行。兵搶幼女曰。地中呱呱。爲肉幾何。命我持去。幸得一家完聚。各歡然謝後。登戊戌進士。誌此事。見無依之人。當力難兼顧之時。而倍加矜念。斯爲仁人君子之用心乎。

◎容任少婢出外。褻狎無體。增註 按白文是就幼小時言。惡意十四歲

以外不加問束任其無體者應准
妻妾條閨範不謹例減半論過也◎忽略奴僕美質
子弟不爲扶持成學◎富貴家任事之僕至三十歲
不爲娶妻經一年爲十過 衆議 古人三十娶妻獨至
近世應以廿五六歲爲率貧者情可諒也
富貴家每事多過費何獨不於一家中少
盡其情乎忠厚存心者當亦首肯余言否
五過 虐使一事 徵事 程大中公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
傷其意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
飽寒燠候夫人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
視小藏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
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傳曰爲人君
止於仁臨婢僕亦一家之君也如程門之家主家母

斯無愧焉○宋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
聖意及還宮頓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曰官家
何不外面取水致久渴耶帝曰吾屢顧不見有問之
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
柴文伯曰聖性仁慈如是輔近士庶之家乃有因口
腹笞責人者憲彼亦思何德以堪此 附錄 顏壯其曰
上下之分固自有異念彼父母深憐痛恤情則相同
我從而輕忽之因以飢寒加以鞭責使其窮愁痛泣
無所控訴此豈有人心者所爲○昔有賣兒詩曰養
汝如雛鳳年荒值幾錢辛勤當自愛不比在爹娘邊語
甚悽惻發人愷悌之心◎聞傳述家庭間短失不屬色禁止 附錄 發
呂文穆公入朝有朝士談笑之同列欲詰其姓名公
急止之曰若一知姓名便恐不能忘不如不知也夫

他人過失。猶願不知。何況家庭。且傳述之言。未免過實。氣性未純者。又未免發之過情。彼此情傷。從是而欲求其睦。不可得矣。故家庭過失。惟以不聞爲主。功過格於妻妾條記過。於子女條記過。於婢僕條又記過。蓋勘透家庭不睦之禍根也。凡樂聽婦僕言者。其丞猛省。○袁氏世範曰。女僕婢妾。每以言他人之短失。爲忠於主母。訶之則亦已矣。稍稍聽信。則必日造虛妄。使主母與人深成讐隙。而彼始揚揚得意。自睡處於心腹也。非惟婢妾。雖僕隸亦然。主翁聽信。則戚族故舊皆失歡。而善良佃僕反致譴責矣。◎一

## 譖慝不詳察輒傾信之　發明　沈龍江曰。凡僕從以膚受來愬者。

直笑曰。我不曾眼見。有駕言毀罵主翁者。直笑曰。我不曾耳聞。則下人無所售其欺。而我亦不爲彼激怒。以傷我天和。致有他事。蓋一忍之爲效多矣。○曹定菴公。鄰有悍生。修先世怨。向其家僮極口肆詈。僮歸以告公。公。徐。曰。人。詈。我。而。若。述。之。是。重。詈。我。也。處之恬淡。令人意消。○高忠憲家訓曰。人家有體面事。往往爲體面所壞。家人滉漾。說大害事。家人滉漾。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由於此。○陳成卿曰。宦僕激怒其主。輒借壞體面三字。或碎其燈籠。或毀其水牌。以爲小人尊大。淩蔑家主。夫小民畏勢惜身。誰敢輒得罪官家。主人若稍精明。此亦何難洞晰。

## 三過　性格垂戾。貴怒屢加。使人難以承順。一日三過　發明　按班超之規任尚曰。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斯言眞藥石也。凡臨下者。可無銘諸。　附錄　袁了凡述其

姑夫沈心極多厚德而其姑袁夫人復以厚德佐之
請生平未嘗疾言遽色一日往候夫人偶坐厨中半
晌見所行三事不愧古人時表兄有疾姑親携好酒
一碗置桌上僕文成自外入不知而覆之姑詢其故
曰我將謂宿茶耳姑曰汝不知原無過今後凡事當
仔細千粒米難成一滴酒也其人愧悔可掬蓋耿耿
數言嚴于捶楚又有小童持盤盡覆厨下其母自責
之姑望見急止之曰此非故意何必責之但棄其碎
者勿留以傷人之足可也一田保附舟問病姑爲送
舟金且周日用復度所送二物加厚答之語余曰貧
人問病大是好心豈可令其折本呼片時所見皆中
倫中慮如此以此待人終身盎有喜溫之色乎自此
見婢僕有不如意事思及袁姑輒怡然解慍今二十
年無大怒矣○司馬文正夫人張氏和柔敦實自始
嫁至瞑目未嘗有忿懥之容亦未嘗有矯妄之言御
婢妾寬恕能容嘗夜濯足婢誤以沸湯沃之足爲爛
病月餘方已僅○批其煩而止其沒也自族姻至於
厮養無親疎大小咸哭之極哀仁慈之德與袁夫人
相同○容任瑣屑事指神自證一次三過

往呼引神明欲自表白以後疾病傳染數載之內死
喪殆盡蓋容任呪罵固所不可然我亦不宜因小苛
求致彼不得不呼神自証一家屯惟家主化之○張屯
之乘氣聚于一門者實張屯一人致之也○又如姑
蘇鄭瀕事北爲家主者可知所監焉瀕娶後妻設席
失一銀盃張皇遍索闔家欲自明心迹列名書誓詞
投府城隍廟瀕止之不得一日瀕在家恍若有皂持
牌拉至城隍府神厲聲問投狀之故瀕謝不知神怒

曰汝憶失銀盃事乎。此盃是汝孫盜去。現質于東銀匠鋪中。今猶在架上。如何誣罔他人。致干擾官府。瀕再拜陳非已意。神怒稍解曰。姑放汝回。與衆人說。令他知過。因得甦醒。時已半夜矣。次早即到銀匠家訪之。盃果在架上。其孫所質也。衆人聞而怖畏。亟詣廟謝罪。猶惴惴然。彌月乃得自安。

## 一過　衣食不周勞苦疾病不恤。

一曰一過　袁黃　朱在菴曰。良賤原無一格。不過貧人于女。賣與富人。遂名爲賤耳。其實皆良也。今人已于珍惜如珠。義男女等。土芥鞭撻。已子膏粱肥甘。義男女等。粗惡餒餓。已子羅帳裘衣。義男女等。飽蚊受凍。已子畫閣雕床。義男女等。風栖濕處。彼亦父母所生也。何不公至是。獨不思富者亦有貧時。能保他日于女。不爲人役乎。○沈龍江曰。吾答責僕婢。則推

吾愛子女之心。吾婚嫁子女。則推彼爲父母之心。不寧惟是。即寒暑饑飽。疾病勞佚。與其心曲中微隱有疑慮。而不敢聲言者。俱一一體悉之。而後得處下之道。○胡師蘇曰。人家尊卑大小名分固自肅然。中間情意。常宜和暢流通。如衣食居處禮儀疾苦等事。或中有所欲。口難直言。必須推心體恤。方可久。一家人如一株樹。爲根爲幹。爲枝爲葉。大小固有不同。氣脉貫通。則一。不然。必有枯槁之患矣。◎冤打一下。

眉註　有因使性而冤者。此粗暴之爲。無煩論矣。亦或有因誤認而冤者。君子未必能免。

附錄　程子語錄云。鄭戩作縣。定民陳氏爲里正。既暮有姓陳人乞分居。戩立笞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者。非定里正者也。夫亦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慾。毋不能知。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

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謬之有。○韓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明道先生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固可罪。有畏罪而欺。亦在所怒。事有類欺者。在所察。夫惟能察而又加以誠心。則不宽矣。

◎惡罵一語　發明　朱仁宗嘗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即此便是至仁之主。◎拂意時遷怒。◎命使一事不盡心教諭迫切責成。發明　劉本孺先生性方嚴。尤肅于閨門。而體人之情。未嘗不周。嘗曰。家衆造惡。皆由放蕩。必示以不可犯之法。至于臨事。詔之嘗先語之。當悉勿以。喻不戒之。孚望蛮蛇也。◎無心過失。督責已甚。

發明　婢僕犯過。犬都出于無心。輕則誡諭之。重則畧加扑責。微其將來。或因一時忿怒。至于已甚而不自覺。此非心之不仁。蓋由量之不廣也。謹錄古人之雅量者爲最焉。○裴行儉宴蕃酋將士。出示瑪瑙盤二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懼叩首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色不少悕。○張鎡爲尚書有事。須急報。夜趣吏治文書。遲早朝奏。書初就。吏神拂燭。覆于書叩頭請死。公曰。誤耳。趣再書之。坐待怡然。竟夕不寐。○夏元吉天性寬平。嘗有從吏汚所服金織賜衣。懼不敢見。公曰。汚可洗。何懼。爲又有吏壞公所寶石硯。匿欲逃。公曰。物皆有壞。吾亦何嘗惜。此也慰遣之。又冬日出使至館。命館人烘襪。誤燒其一。館人懼不敢告。索襪正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白。并棄之而行。◎寬責　白文無心兩字最好。即使其再四違命。不肯當心。亦限于庸鈍之質。未嘗爲有心也。惟夫偷竊搬唆。事最可惡。必難留者。竟宜遣之。若無大害。

姑加儆懲。而總不可已甚。所謂已甚。其端有二。一則當其時而鞭撻過情。固不已。尤宜戒焉。善乎袁氏世範謂既已鞭撻。當使令辭色如常。切勿怒之不釋。防其輕生自殘。愚因袁氏之說而更思所當戒者。凡婢僕犯過重大。宜即斷決。切勿故張聲威。虛疑恫喝。令之憂惶無地。或因他事酬酢。鞭撻未加。而婢僕之短見。殊有不可測矣。◎飲食間過有美有惡不均

**共之擇美推惡** 發明 飲食者自己亦須少嘗之。美者婢僕亦須少分之。便覺禮別而情周矣。若惡者自己不一沾其味。美者又不令婢僕一沾其味。不特殘忍為過。且亦不免失奴婢忠愛之心。安望一家施于有政乎。甚矣細微之處。皆不可忽也。 附錄 陰鷟與賓客飲。見行觴者。舉酒炙授之。衆坐皆笑。鷟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侯景之亂。鷟為賊擒。或救之得免。即前所行觴者。○周武帝微時。事漢隱帝為孔目官。見一小軍跣足于雪中行。憫之。脫己靴賜得一小軍救之。乃賜靴之人也。◎為自己過求逸樂

**樂令婢僕任艱苦罔恤** 發明 婢僕任艱苦。又其常情。然為自己過求逸樂。致家人任艱苦。獨不念聖人已所勿欲。勿施於人之訓乎。 徵事 朱卓月稱其先大父榮祿大夫。年雖老。溺嗜不假手僮僕。曰何得以污穢累人。即此一餐。何如其盛德也。享高壽。易簀時。沐浴竟。自着衣冠。受子孫拜辭。乃言曰。不願金玉重重富。但願兒孫箇箇賢。更無一語。遂逝。○楊誠齋夫人。年七十餘。每冬月黎明。即

起。詰。厨。下。躬。作。粥。召。臧。獲。女。使。徧。食。之。子東山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有火氣。乃堪役使耳。東山曰。是賤事。夫人老而親之。無乃逆施乎。夫人怒曰。若言如此。其必不遠矣。賤物貴我。勞人自逸。天道所不佑也。東山守吳興。夫人于郡圃種葑。躬紡績爲衣。時年八十矣。累受誥封。享高壽。終身無疾。辭世日。恍若有旗旛鼓吹迎之者。

附錄 魏辛毗從文帝射雉。帝曰。樂哉。毗曰。於陛下甚苦。帝後爲稀出。○唐一菴與衆友夜話。將寢。問曰。此時還有事須料理否。衆曰無。一菴曰。夜寒。吾輩飲酒甚樂。從者尚未有寢宿處。焉得不與料理。陳仲醇曰。昔官人夜飲溫室。語人曰。今冬温煖若是。時令不正也。從者于門外頓足曰。外間時令却甚正。處富貴而能念人饑寒。勞苦者。蓋鮮。一卷

先生。眞
可法也。

## 附家僕事家主

足爲人僕。猶夫人也。一時名分。豈不以卑賤而無驗也。問人之心。誰不欲壽算延長乎。誰不欲平居康健乎。誰不欲遇難得免乎。誰不欲衣食無缺乎。誰不欲子孫賢能乎。誰不欲來世富貴乎。誰不欲名登僊籍乎。苟其無是心也。則亦已矣。是心而與人無異也。則何獨所爲之事。而不肯與人同乎。若能受持是格。先以至誠之心事主。次以至誠之心與人。凡夫父母兄弟夫妻子女。存心動念。處事出言。一一奉行不苟。行之數年不怠。其所願者。必皆如其所願。即

其所不敢願者。亦嘗有於意外獲之。天之報人。固歷歷不爽者也。○漢李善字次孫。南陽李元之僕也。元家疫死。只餘一孫名續。尚在襁褓。其家巨富。諸奴欲分其產。謀共殺之。善乃密負李續逃匿山中。哺食乳汁。至續十餘歲。乃出告于縣令鍾離意。意捕諸奴悉殺之。而立續。光武拜善及續俱爲太子舍人。遷日南守。道經清陽。至元冢一里外。卽脫朝服。持鋤去。艸拜墓哭甚哀。自靴囊以祭曰。主君夫人善在此數日乃去。任滿遷九江太守。後人少室。得成上仙。黃見侯曰。主僕者一家之君臣也。然自古以來。忠臣多。義僕少。豈盡爲僕者之莫肯好義乎。蓋君之待臣。顯其門戶。榮其身家。恩寵無窮。宜其厚報之也。至於奴僕。不過得幾金之賞遂至陷爲微賤。其情亦可哀矣。且既服役後生



勞苦而罔恤。遇疾病而不知。分則君臣。情如路人。雖有至性者。亦安從興其感報之念乎。雖然。我欲積德求福。則何論主之惠吾與否。也同一報。而加于惠之淺者。其報爲常情加于惠之淺者。其報爲至念。以至念與常情較。可以加倍記善。故惟盡我心以積我德而已。我德旣盛。我福自增。昔甯越問其友以學成之期。友曰。必三十年。越曰。吾晝夜兼至十五年足矣。然則事薄恩之主。正我之易於增福者也。歟。苦于一時。受享在日後。有志者固宜奮然自勉矣。李元之待善。未知何如。若善之待其主。則尤不易得。處危疑之際。隻身獨處。密撫主孤十餘年。不至爲諸奴所蹤跡。其志量智識。較之諸葛孔明霍子孟之輔幼主。事爲更難。孰謂厮養中無大聖賢哉。願世之視奴僕者。勿以輕人。願世之身

為奴僕者勿以自棄○錢益少時其主以謀田不遂令益以稗子撒彼田中益謂妻曰撒則荒人之田不撒則逆主命乃蒸熟稗子而後撒之主密使人偵視見已撒矣後益生子美中登進士隨任受封享高壽嗟乎錢翁非欺主也益其主而忍為此事必暴虐性成非可以言諭者也無已必辭而不為而為之者仍有人則僮以全已之功無以免主之過于心終有所不忍不若以身任之俾之兩全無害外不悖理內不悖主若錢翁之事其主眞可謂合乎情中乎禮義者矣卒也身受誥封厠縉紳之列世謂為僕者必無榮貴不幾於所見之淺乎○青陽吳六房僕人吳毛持戒力善左兵渡江合家避去吳毛獨代主看守家產彼賊七鎗而死其弟來看毛復醒曰我夙業當受豬身七次因齊戒



九以七鎗散寃從此徑往西方矣後其主恍惚見之前後旛幢向其主曲身作揖曰我吳毛也緣朝天過此言訖不見主為書像以供禮焉呂讓曰按佛經為人奴婢由前世不修來則知同焉為人不幸而處於卑下已非天之所以厚待我也乃竟以卑下自居而不復有自好之意夫安知此後之所以待我者更何如耶惜其無有以吳君之事提醒之也世若吳君之持戒力善蓋難其人若吳君之持戒力善而終為賊所殺則世益以藉口而莫肯於為善豈知吳君之孽如彼其深吳君之報如此其厚乎使其竟死世何從知幸也明告於弟顯形於主警世因其傳焉而凡不幸而處於卑下者可以奮然興矣○明朝有阿寄傳止稱述其為人而莫徵其孰者曰叔禾為作阿寄傳止稱述其為人而莫徵其孰報吾知阿

寄死後。當必有同於吳毛之不徒死者也。就其行事。則誠賢人君子之所難矣。謹節錄其傳。爲天下勸焉。阿寄。淳安徐氏僕也。徐氏兄弟析產。伯一馬。仲一牛。季寡婦得阿寄。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可乘。牛可耕。踉蹌老僕。徒費我蔡羹。寄歎曰。主謂我不如牛馬耶。乃爲畫策。營生。寡婦悉聽耳。得十二金。寄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又二十年。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輸粟爲入太學。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篋中二楮。家計巨細悉載。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縑粒粟之儲焉。一婢一兒。僅敝絀掩體而已。嗚呼。寄村鄙之民。衰邁之叟。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乃肯畢心殫力。昌振鉞基。公爾忘私。鬯而後已。是豈尋常所可及哉。抑寄年已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見主母。不聆視。女使雖幼。非傳言。離立也。若然。即縉紳讀書明理達義者。何以加諸。

## 二功

**贊成一小善**。若贊成大善照格中條例。准十分之一記功。　**勸主爲善**一言一功。若能令主見從與自爲同。照事記功。◎**對主和氣婉容順意承旨**。主常喜悅。一日一功。一月不怠。另加十功。◎**主疾小不厭主貧忠勤不貳者**。加倍論。◎**主疾**心服侍無厭倦。心一日一功。半月不怠。另加十功。◎**爲主用財**。公平

出入。不侵漁不尅減。用錢五百。◎不在主家服役。見主負困。出財供給。費百錢一功。若身任勞苦。節損自家衣食之費以給主者。加十倍。

◎聞人談主過失。善爲掩護。一事一功。◎爲主營運生息。能無損主德者。百錢一功。◎家主教導。小心順從。一事一功。◎見同伴有背主者。委曲勸化。一言一功。能勸轉者。加三十倍。◎每事隨力自盡。不推委同輩。一日一功。◎同伴有疾。小心伺察。一日一功。◎一難事已。不能爲同輩任之。抱不安念。一念一功。◎掩一

同輩小過。

五功 得家主親戚間相責怒語。不輕傳述。一事五功。◎遇掃墓節。不忘亡主。計所費論功外。另加五功。

十功 受主鞭笞怒罵及服役勞苦。無怨望心。一事十功。極難忍處無怨加五倍論。

二十功 不倚主勢侵凌小民。一年二十功。

三十功 見主有失。能委曲勸止。

五十功 葬一亡主不得葬柩。至誠盡心力。論錢記功外。另加五十功。

◎一心事主。不欺不肆。經一年五十功。增註前於條例中詳分之。就事言也。此於一年後總計之。就心言也。

百功 終身不談主過失。謂不向人言。◎見惡於主。能積誠感動。◎見最幼主。必盡誠敬。◎見家主親戚交遊。敬慎不失禮

千功 盡敬盡愛終身一念不欺。臨職自效。若扶持幼主起家成立。終身不染絲毫者。加倍。

千過 富而不顧主困窮。

三百過 傳述是非。離間主家骨肉。增註謂兩邊傳述、璧起風波。小人不達。往往有然。若故意交搆其間。此巨惡所為。千過猶未盡其罪也。

百過 見主失勢。又圖轉事。◎誘引幼主逸欲敗度。

五十過 揚主一隱惡。私談家主閨閫者仝。

二十過 見主有大過。不善巧勸化。若其主酷虐性成。畏懼不言者免。

十過 挑誘同伴不忠於主。一言十過。◎一難事巧心推諉同輩。一事十過。

三過 出語唐突家主。◎背後談主一過失。

一過 唆主一小惡事。大事與自為者同論。◎阻主一小善事。大事照主所欲為之善准過。◎見同伴不忠於主不婉勸。增註勸之功甚重。而不勸之過甚輕者。蓋其所不忠之端。本極細微。漫不為勸。人情間或有之。倘見有意賣主及交媾是非等類而不勸者。應加二十倍。◎不甘服役生心離主。一念一過。若出怨言。一言一過。倘其主酷虐難親不得已而思去主者免然亦不可出怨言。◎在家主前出言不和婉。◎欺侮最幼主。一言一事。俱准一過。◎尅主財。百錢一過。主家貧者倍論

◎一事教導不留心。◎無事嬉遊致主責怒。◎一同伴事可為不為當前規避。◎同伴小忿不耐。在家主前爭執。家主勸誠不止者加五倍。◎竊主一微物。致誤疑同伴。指神呪罵者加二十倍。◎為主騙詐人財物。二百錢一過。私得者百錢一過。

憑證功過格第二卷終